

傅東華編著

三聯書店

復興高級中國
學教科書

文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62712
~~2310~~
1

10 2 -

MG
G634.3
230

復興高級中國
學教科書

傅東華編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第四冊



3 2173 3082 2

復與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第四冊

編輯大意

一 本書遵照民國二十二年教育部頒行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輯，與拙編復與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銜接，計共六冊，供高級中學國文精讀及習作教材之用。

一 本書精讀選文一律用四號字排印，每冊分十八週，依內容難易及分量輕重，每週支配一課至三課，備精讀三小時內講授。

一 本書每精讀課後，仍依拙編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體例，備列「作者」、「注解」及「暗示」三項，唯為多留學生自學地步起見，凡字義、詞義、人名及其他典實，為普通工具書籍（以辭源為標準）中所易檢得者，即一概不加注解；其為普通工具書籍所未備或未詳者，則均查據本源或名家注本，一一備列。

一 本書於每單數週備備文章作法一課，（用五號字排印）供作講授文法、修辭學及辯論術之教材，

於習作時間內用之；每課數遍備作文練習一課，擬就文題，翻譯題，及其他練習材料，以供採擇。

第三四冊編製說明

- 一 依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第一項第一目之規定：「選用教材，第二學年以文學源流為綱；」又實施方法第一項第一目之規定：「第二學年對於各時代代表作品之講授，應注意其派別及流變。」故本書第三四兩冊（備第二學年上下學期採用）精讀選文，取各時代之特長文體，各文體之代表作家，各作家之代表作品，由近及古，依次編排。第三冊起現近迄宋初，第四冊起五代迄上古，於各派作家無所偏仄，悉以能代表時代及有影響於後代者為標準。對於各派承傳嬗變之線索尤加意說明，期使學生由此得見中國文學史之整個輪廓。

- 一 依課程標準實施方法第二項第二目之規定：「修辭應注重文章之組織與體製，遣辭之方式，辭格的類例。關於文學作品之玩味，作家風格之識別，亦應注意，以培養人材，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

能力。」本書對於文章體製部分，已於第一二兩冊「文章作法」中講述完竣，茲於第三四兩冊繼續講述修辭現象，及文章原理，計分「意象」、「言詞」、「意匠」、「聲調」四篇，重在供給學生以解剖文章風格之工具，期使入門時有所依憑，以逐漸養成鑑賞文學之能力與習慣。其文章原理部分，則略示文章與時代，社會，及作家修養，個性等等之關係，期可打定將來從事高深文學原理研究之基礎。

本書關於風格解剖部分，約略採取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Edith Rickart 女士所著 *New*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此書教人識別風格，全用統計及圖解，使人有實在證跡可尋，不至憑空捉摸，全無門徑。編者認為我國向來論文之作多類玄談，正需此種切實方法為之矯正。惟中西文詞究竟不能盡同，若以彼之工具如法泡製，自多窒礙難行，且原書所示程序，亦微嫌過於機械，不得不斟酌損益，以求折中。不敢自矜創獲，特為介紹原書，以備教員之參考。

編者識 二十四年十二月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第四冊

目次

第一週

一 五代詞選(李煜等)……………一

二 詩品(司空圖)……………四

文章作法一 意匠篇(一)——什麼是意匠……………一三

第二週

三 新樂府四篇(白居易)……………二〇

四 與元九書(白居易)……………二四

五 連昌宮詞(元稹)……………三六

作文練習一……………四〇

第三週

六 樂府六篇(張籍)……………四一

七 竹枝詞九首(劉禹錫)……………四二

八 與李翰林建書(柳宗元)……………四五

文章作法二 意匠篇(二)——意匠的解剖……………四八

第四週

九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盧仝)……………五四

一〇 寄盧仝(韓愈)……………五五

一一 答李翊書(韓愈)……………五七

作文練習二……………六〇

第五週

一二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杜甫)……………六〇

一三 北征(杜甫).....六三

一四 羌村三首(杜甫).....六八

文章作法二 意匠篇(三)——意匠的構成.....六九

第六週

一五 樂府五篇(李白).....七七

一六 歌詩六首(李白).....八四

作文練習三.....八八

第七週

一七 詩四首(儲光羲).....八九

一八 詩十首(王維).....九一

一九 詩十首(孟浩然).....九四

文章作法四 聲調篇(一)——聲調構成的因素.....九八

第八週

- 二〇 與博昌父老書(賈賓王)……………一〇六
- 二一 滕王閣序(王勃)……………一〇九
- 作文練習四……………一一五

第九週

- 二二 與宋元思書(吳均)……………一一五
- 二三 與陳伯之書(丘遲)……………一一六
- 二四 聲律(文心雕龍)……………一二一
- 文章作法五 聲調篇(二)——韻文的音節……………一二五

第十週

- 二五 詩品序(鍾嶸)……………一二六
- 二六 北山移文(孔稚圭)……………一四二

作文練習五……………一四六

第十一週

二七 山水詩四首(謝靈運)……………一四七

二八 歸田園居五首(陶潛)……………一五〇

二九 飲酒詩五首(陶潛)……………一五一

文章作法六 聲調篇(三)——散文的音節……………一五三

第十二週

三〇 與楊德祖書(曹植)……………一六二

三一 自敘(曹丕)……………一六五

三二 悲憤詩(蔡琰)……………一七〇

作文練習六……………一七一

第十三週

三三 離騷章句敍(王逸).....一七三

三四 論衡自紀篇(王充).....一七六

文章作法七 直觀論.....一八三

第十四週

三五 古詩十九首(無名氏).....一九一

三六 古樂府七篇(無名氏).....一九七

作文練習七.....二〇〇

第十五週

三七 悼李夫人賦(劉徹).....二〇一

三八 七發觀濤(枚乘).....二〇四

文章作法八 表現論.....二〇九

第十六週

三九	鷓鴣賦(賈誼).....	二一五
四〇	風賦(宋玉).....	二一八
	作文練習八.....	二二一
	第十七週.....	
四一	離騷(屈原).....	二二二
	文章作法九 鑑賞論.....	二三四
	第十八週.....	
四二	國風八篇(詩經).....	二四一
	作文練習九.....	二四五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第四冊

第一週

一 五代詞選

浪淘沙

李煜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
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相見歡

前人

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
恨水長東！

謁金門

馮延巳

五代詞選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
門鳴，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鶯喜。

攤破浣溪紗

李璟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閒。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

江城子

牛嶠

鶺鴒飛起郡城東。碧江空，半灘風。越王宮殿，蘋葉藕花中。
簾捲水樓魚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謁金門

韋莊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柳外飛來雙羽玉，弄晴相對浴。
樓外翠簾高軸，倚遍闌干幾曲。雲淡，水平，煙樹簇；寸心，千里目。

作者 詞到五代，數量漸積漸多，已可劃成中國文學中一個獨立的部門。陸游說：「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十卷，收唐溫庭筠以下十八人之樂府五百餘首。同時不知名所編前集二卷，收南唐人詞。宋以前詞均可於此二集中見之。其時作者大多屬於花間一派之風格，往往流於纖艷輕薄，至南唐後主李煜，始以悲哀之音寫其淒涼身世，詞格亦因而提高，為後人開一新意境。李煜傳略已見第二冊三十五課。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事南唐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所作樂府甚多，宋陳世修編為陽春錄一卷。李璟，字伯玉，即南唐中主，所傳詞不多。相傳璟嘗戲問馮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牛嶠，字松卿，隴西人，唐僖宗五年進士，歷官拾遺尚書郎。仕蜀為給事中，有集三十卷。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乾寧元年進士。唐末大亂，依西蜀王建，掌書記。後建稱帝，以莊同平章事。有詩集浣花集十卷，詞散見花間等集中。

注解 ① 鷓鴣塞，即鷓鴣塞（見漢書匈奴傳），在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暗示 這裏六首詞，意境都很高，特別是第一二首之以情勝，第五六首之以境勝，都不是典型的

花間作風所能比擬。就是三四兩首，倘與花間一派比較起來，風格的高下也就顯然可別——例如溫庭筠的南歌子：「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儼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一一 詩品

司空圖

雄渾

大用外腴，⊖ 真體內充。返虛入渾，⊖ 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寰中。⊖ 持之匪強，來之無窮。④

沖澹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冉冉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 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 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

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沈著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蹤。①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②黃唐在獨，落落元宗。③

典雅

玉壺買春，④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澹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⑤

洗鍊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⑥空潭瀉春，古鏡如神。體素儲潔，乘

月返眞。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①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銜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②濃盡必枯，澹者屢深。^③霧餘水畔，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共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④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⑤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太荒。^⑥由道返氣，處得以狂。^⑦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

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含蓄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沈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

何時。偷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飛翺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若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爲

雄才壯士拂劍。泫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回清真。①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機之微。②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③緱山之鶴，④華頂之雲。高人畫中，令色網緼。御風蓬萊，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煙蘿。⑤花覆茆簷，疏

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過。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轄，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作者

司空圖，字表聖，唐河內人。咸通末登進士第，歷禮部郎中。僖宗時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去職，自號耐辱居士。朱全忠召之，不起。開哀帝遇弒，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死。工詩，爲晚唐一名家，而所作

詩品尤爲文學批評史上之重要著作。唐書文苑傳有傳。

注解

○「腓」變也。（見詩小雅四月釋文。）○「虛」卽下「超以象外」之意。「入」有

達意。言能由象內返於象外，則達「渾」之境界矣。○「寰中」謂六合之內。以上二句謂雖超於象

跡之外，仍合乎萬物之理。○言此雄渾者，持而往之，不見其強，引之使來，浩然無量，總是形容二字之

妙，謂其渾化無跡，氣勢充裕也。（李光明說。）編者按：此二句與下「冲澹」品之「遇之匪深，卽之愈

稀」及「纖穠」品之「乘之愈往，識之愈真」等句功用相同，皆是形容此品給與讀者之應有印象。



故此「持」字當有「把握」之意。⑤「閱音」謂身親閱視而聽其音。「美曰載歸」言感其美而

欲載之以歸。⑥「脫有」猶言「設有」或「即有」。⑦「畸人」異人也。「乘真」謂其真氣。「芙蓉」即蓮花。李白古風之一：「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又短歌行：「蒼穹

浩茫茫，萬劫太極長。」⑧心之靈謂之「神」，象之真謂之「素」。言空留無形之神素，而脫然於跡

象之疆界也。⑨陶潛時運詩：「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元宗」謂元妙之宗旨。⑩「春」酒也。

⑪言人生有此等事，庶幾可讀，猶文章有此等境，則可謂之典雅矣。⑫論語陽貨：「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磷」薄也；「淄」黑也。此言「超心鍊治」，謂須超其心於鍊治之外，即不

著鍊治之迹象而自無不鍊；「絕愛淄磷」，謂於淄者磷者皆須棄絕之，即淄者洗之使白，而磨之不至於

磷。⑬易乾卦：「天行健。」⑭言神之所存者，必自有真富貴，乃能不以形迹之富貴為富貴，而可輕

彼黃金也。（李說。）⑮「屢深」謂其境屢轉而深。以上二句言濃澹必以相映而顯，則綺麗必以枯

澹相烘托，故下文即以一濃一澹兩兩相映作形容霧濃而水澹，杏濃而林澹；華屋濃則以明月之澹托

畫，陰濃則以畫橋之澹托之；金尊酒滿，濃盡矣，共客彈琴，則濃中仍復有澹。⑯言適逢同道，相與共

往，則毫不勉強矣。④「過水采蘋，」言非特往。⑤上句言「放，」下句言「豪。」⑥「道」即理，

「氣」即情；任情所之，而不拘拘於理，則得其「狂」矣。⑦李白短歌行：「吾欲攬六龍，回車挂扶桑。」

⑧「滌，」同漉，滲也。言酒雖滿，但滲而出之，又如花開之時而遇秋氣，則在若開若閉之間，皆形容含蓄。

⑨求之者萬而得之者一。⑩此二句爲「精神」一品之直解。⑪「羌，」發聲也。二句言力順

時而動，聲隨機而發，亦卽下「道不自器，與之圓方」之意。⑫「絕佇，」謂絕其他意以佇望。「靈素，」

精神與本質。「少回，」謂少停而待其自返。「清真，」清真之面目也。⑬言超詣之境，並不關心神之

靈敏與天機之微妙。⑭「緱山，」卽緱氏之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南。相傳王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

山巔，舉手謝時人而去。⑮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

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暗示 所謂「詩品，」便是詩的風格，風格的差別，往往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故「流動」品

中所謂「夫豈可道，假體遺懋」二句，實在二十四品中都可適用。蓋惟其不可道，故不得不假有形之

體以曉初學，這就是所謂象徵的說明法。

文章作法一 意匠篇(一)——什麼是意匠

「意匠」二字出於陸機文賦。原文是「辭程才以效技，意可契而爲匠。」上句是說文詞的內容有了以後怎樣把它表達出來，下句是說在未用文詞表達之先怎樣範成文詞的內容。用從前論文家的名詞說起來，前者就是「練詞」，後者就是「練意」。關於「匠」字的意味，後來文心雕龍《鎔裁篇》裏有過比較詳細的形容：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體位；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一作質」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而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

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贖。」

這是將練意和練詞形容做前後兩個階段；練意譬如「繩墨」，練詞譬如「斧斤」，都有一個「匠」字的意味合乎其中。

但照文賦中那句句子的原意，以及「意匠」二字歷來的用例看時，都可見得這兩個字分明是專指練意一個階段而言的。例如杜甫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詩中的「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也分明是形容畫家在未落筆以前所謂「打腹稿」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經過，完全是作者心理方面的事，雖然可用「規範」、「鎔鑄」、「審分」、「斷削」、「權衡」等等譬喻的字面來形容它，但究竟除由內省的方法之外是無法可以捉摸的。又照現代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說法，思想就是默誦的語言，即除用語言的工具外，並不能憑空進行思想，那末向來所設想的這練意和練詞前後兩個階段，是否確能像這樣劃然分得開來，也還是一個疑問。因此，要研究一個作者在一篇文章裏所用的意匠，就不能不拿它具體表現之後的形跡做對象，就是說，不能不拿那篇文章的本身作研究對象了。

於是，我們的研究裏就有另外引用一個名詞進來的必要：在作者內心慘澹經營的過程，我們稱它爲「意匠」已經表現成確定的形跡，我們稱它爲「式樣」。但是關於式樣的研究，實無異於關於意匠的研究，就因爲意匠的本體無從研究之故。

文章的式樣猶之繪畫的圖案：從解剖的觀點看時，它是由若干不同或相同的單位構成的；從綜合的觀點看時，它是各單位間都有相互關係的一個有機組織。

文章式樣的最小單位就是句，猶之圖案畫的最小單位是不可再分的形（如各種幾何學的圖形或單純的物象。）構造相同的句就是相同的式樣單位，不相同的就是不同的式樣單位，例如——

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遇之匪深，卽之愈稀。

是兩句構造相同的句，就可說，「雄渾」和「冲澹」兩段說明裏有一個式樣單位是相同的。

最好是拿詞或律詩來研究。凡是同調的詞，每句的字數都相同，但這只可說是輪廓相同，句子的式樣是不一定相同的。例如馮延巳和韋莊的兩首調金門，頭兩句——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

是大體相同的，但結末兩句——

終日望君言不至，舉頭聞鵲喜。

雲淡，水平，煙樹簇；寸心，千里日。

就完全不同了。

律詩的中心四句必定對偶，就是必定由兩對式樣相同的單位所構成，故每一首律詩（現在指五律）都可化成如下的圖案：

——

江水隔西東，鄰家是釣翁。

——

路痕深草沒，

——

井脈暗潮通。

——

籬隔蔬邊雨，

——

門開竹下風。

——

不因時變春，何事入城中？

在散文式樣單位相同或相似的也偶爾可以發見，至於篇篇合着一個特定式樣的，那就只有「八股文」。現在舉一例，期使文章式樣的觀念可以更加明確。

人無遠慮（茅坤）

聖人欲人之慎所慮也，而必深著其戒焉。（破題）

夫慮之所失，憂之所與也；忘乎遠則發乎邇，如之何其可忽哉！（承題）

孔子之言蓋曰，事變之在天下也恆不測，而物理之在天下也有可推。（起講）

當其先事而防者，慮也；及其臨事而懼者，憂也；之二者其機每相須而其勢數相乘者。（領題）

故君子於此：

內以觀夫吉凶悔吝之機，而所以本之心以見之于其動者，必思有以待天下之變。

外以察夫盈虛消息之故，而所以本之始以要之乎其終者，必思有以預天下之防。（起股，即第一比）

人或

特感之于耳目之所及者而已，而于耳目之所不及者，若在所遠而忽焉，而不以之圖惟子其際；

特感之于情事之所徵者而已，而于情事之所未徵者，若在所遠而遺焉，而不以之詳慎乎其間。（虛股，即第二比）

吾知

一念之忽，即一念之所不密者，而禍之所從而伏也，其發也固不可支也。

一念之遺，即一念之所不周者，而變之所從而發也，其患也固不可紓也。（中股，即第三比）

不曰，君子之所以不出乎戶庭，而其心獨有以措之乎四海之遠者乎？否則肘腋之間，且多故矣。

不曰，君子之所以不出乎朝夕，而其心獨有以通之乎百世之遠者乎？否則倏忽之傾，且多虞矣。（後股，即第四比）

此無他，

天地休否之理，每與人心相爲出入，而一感一應之間，苟慮之疎，固憂之及也；

古今往復之故，每與人情相爲搖遷；而一酬一酢之微，苟遠之忽，固近之遺也。（結）

以上的舉例，不過要使讀者從整齊對偶的字句上容易獲得意匠及式樣的觀念起見，猶之從整齊對稱的花紋上容易獲得圖案的觀念一般；讀者決不可誤會文章的式樣都應該像這樣整齊對稱。反之，須知文章爲強求整齊對稱起見，往往要得到「駢拇枝指」的結果。例如從前八股文時代常常引爲笑柄的句子，「天子乃元后之父母，百姓乃萬民之黎庶」就是由此而來的；又如上面那篇八股文的第三第四兩比，也有些難免「二意兩出」之病。這都是跟「規範本體」「剪裁浮詞」的作用根本相反的。

習題

試將下列各段文字分行寫出，以見所含的式樣：

(一)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氣，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員臣底力而辭豐。（陸機演連珠五十首之二）

(二)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導民莫過於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宋濂六經論）

(三) 陽明子之居黔也，穴山麓之阿，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決，瞭乎其若徹；茁於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

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蘊一，內外翁，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境之爲阨也。（王守仁玩易窩記）

第二週

三 新樂府四篇

白居易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

紅線毯擇繭練絲清水煮，練線練絲紅藍染。染爲紅線紅於花，織成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餘丈，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踢上歌舞來，羅襪繡鞵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郡繆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爲臣能盡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杜陵① 叟（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勝鄉鄰。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繅綾（念女工之勞也）

繅綾繅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烟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勒，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⑤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汗不再著，曳土踢泥無惜心。繅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縲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賣炭翁（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

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白氏長慶集

作者 白居易，字樂天，唐下邳人。貞元中擢進士第，補校書郎。元和初對策入等，調盩厔尉，集賢校理。尋召爲翰林學士，左拾遺，拜贊善大夫，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穆宗初徵爲主客郎中，知制誥，復乞外，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左僕射，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與同年元稹酬詠，號元白。有長慶集詩二十卷，後集詩十七卷，別集補遺二卷。傳在唐書一六六。

注解

①披香殿，漢宮殿名。

②自註：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絲毯。

③杜陵，漢宣帝陵，在長安南

三十里，爲古杜伯國，因曰杜陵。（見漢書地理志。）

④「中使」，宮庭使者。

⑤昭陽殿名。

暗示 應與下課參看。

四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旣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侯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

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貫，深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亮」之歌，^④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⑤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剝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⑦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

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①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②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③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寢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④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⑤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⑥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⑦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⑧「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

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①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詩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

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邨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

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

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連窮，理固然也。

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牧，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

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在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在蘇州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

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我罪我，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①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②古樂府，李二十^③新歌行，盧楊^④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⑤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

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溽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語言也。微之，知我心哉！

——白氏長慶集

注解

①元九，卽元稹，字微之，行九，故名。見下課作者事略。

②元稹由右拾遺被貶爲江陵府士

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

③「五材」卽五行：金，木，水，火，土。

④尙書益稷：「護舜與臯陶之歌。」元首相

哉！股肱亮哉！元首相謂君，股肱謂臣。

⑤卽五子之歌（見尙書）

夏王太康無道，其弟五人咸怨，奉其

母於洛之汭，作歌以規太康。④李陵贈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慕何之」之句。⑤楚辭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⑥庾信哀江南賦：「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

之一雁空飛。」⑦王逸離騷經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

以比諂佞。」⑧謝靈運，南北朝宋陽夏人，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故世稱謝康樂。文心雕龍明詩篇言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即指謝靈運而言。⑨江淹，鮑照。⑩梁鴻，字伯鸞，東

漢平陵人，作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够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⑪詩邶風北風篇句。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⑫詩小雅

采芣篇句。序：「采芣，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

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遺之。」⑬詩小雅棠棣篇句。序：「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⑭詩周南采芣篇句。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⑮齊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

邑詩句。⑯鮑照翫月城西門廡中詩句。⑰陳子昂，字伯玉，唐梓州射洪人，武后時官右拾遺，其詩力

矯梁陳之綺麗，而具建安風骨。感遇詩三十八首尤著名。⑱鮑枋，字子慎，唐襄陽人，德宗時官禮部侍

郎。作感興詩十五篇，多譏切時弊。

①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句。

②指唐憲宗。

③賀雨

詩結尾有「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之句。

④詩中有云：「人言明明代，

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不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爲閒官，竟不得一日，

簪簪立君前。形骸隨衆人，歛葬北邙山。」

⑤秦中吟有十首，作者自序云：「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

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中如輕肥一首云：「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

爲者？人稱是內臣。……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⑥後段云：「下視十二

街，綠樹間紅塵。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荆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

⑦宿紫閣邨詩寫作者親見神策軍采造家搶奪一村老庭中樹事，末句云：「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語

極諷刺。⑧牛僧孺，字思黯，穆宗時爲相，與李宗閔相結，排斥李德裕等，時稱牛李黨爭。以其好作小說，

（僧孺著有幽怪錄，今已佚。）李之門客衛瓘遂託僧孺名撰周秦行紀以誣之。記言自以舉進士落第

將歸宛葉，經伊闕鳴皋山下，因暮失道，遂止薄太后廟中，與漢唐妃嬪燕飲。太后問今天子爲誰？則對曰：

「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洗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後賦詩，終以昭君侍寢，至明別去，竟不知

何如。德裕因作論，謂僧孺姓應圖讖，幽怪錄又多造隱語，意在惑民，周秦行紀則以身與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云云。（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據太平廣記四八九及李衛公外集）

⑤高霞寓，憲宗時累官振武節度使。

⑥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

⑦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

貞元進士。「協律」官名，掌音樂事。

⑧張籍，字文昌，唐烏江人。「太祝」官名，為祝官之長。

⑨孟子

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⑩易繫辭：「雲從龍，風從虎。」

⑪見莊子逍遙遊。

列女傳：「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

⑫揚子法言：「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

⑬樊宗師，李杓直，並當時詩人。

⑭張籍。

⑮李紳。

⑯盧坦，楊汝士。

⑰竇鞏，

元宗簡。

暗示 試與鍾惺問山亭詩序及袁宏道雪濤閣集序（第三冊六十七課）比較參看，以別見

解之同異。

五 連昌宮詞

元 稹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

宮邊老翁爲余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暮壓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塗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門風。」

「明年十月東郡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

「去年敕使因砍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鼓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門拱，茵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鈎。」

「指似^②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③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④官軍又取淮西賊，^⑤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

作者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坐事貶江陵士曹，徙通州司馬。自龔州長史徵爲膳部員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又爲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年五十三卒，贈尚書右僕射。稹自少與白居易倡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爲「元和體」。其集與居易同名長慶。傳在唐書一六六。

注解

○唐玄宗自安祿山破京後即傳位肅宗，自稱「上皇」。此處追敘前事。

○原註：念奴，天

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脯宴，累日之後，萬衆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那二十五郎吹小管箏。」看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其爲當時所重也如此。然而明皇不欲奪俠遊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或歲幸湯泉，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

①原註：明皇嘗於上陽宮夜後按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燈下，忽聞酒樓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詰驗之，自云：「其夕竊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柱插譜記之。臣卽長安少年善笛者李暮也。」明皇異而遣之。

②岐王範，薛王業，明皇之弟。

③貴妃三姊，帝

呼爲娥，封韓毓秦國三夫人。

④天寶十三年，祿山破洛陽。

⑤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

⑥

「似」一作「向」。

⑦楊國忠與李林甫。

⑧憲宗元和元年，蜀劉闢反，討平之。二年，鎮海節度使李

錡反，平之。

⑨元和十年，吳元濟反，以裴度同平章事，討淮西。次年，淮西平。

暗示 借宮邊老翁之口追敘昔亂，諷喻現時，亦屬「爲時」之作。

作文練習一

任作下列一題：

(一) 詩的效用

(二) 文學與政治

(三) 從時代的意義上略評宋代十詞家（第三冊選錄者）之價值

第三週

六 樂府六篇

張籍

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耜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常食肉。

牧童詞

遠牧牛，遠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飢鳥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壠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四聲。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築城詞

築城處，千人萬人齊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促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盡著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

作君城下土。

促促詞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婦歡不足。今年爲人送租船，去年捕魚在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吳綃輸稅錢。家家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願教牛蹄團團羊角直，君身常在應不得。

山頭鹿

山頭鹿，角芟芟，尾促促。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蒸野岡，禾黍不收無獄糧。縣家唯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廢居行

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黃雀銜草入燕窠，嘖嘖啾啾白日晚。去時禾黍望地中，飢兵掘土翻重重。鷗臯養子庭樹上，曲牆空屋多旋風。亂定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

作者

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或曰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據太常寺太祝，久之遷秘

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名士皆與遊，而愈賢重之。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詩集今本八卷。傳在唐書一百十。

注解

○「拋」一作「休」。

暗示

試與白氏新樂府比較，尋出同點及異點。

七 竹枝詞九首

劉禹錫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僮儻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歛，知變風之自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清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灑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劉賓客集

作者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又爲監察御史。

王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又貶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託幽遠。蠻僧好巫，嘗依騷人之旨。

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溪洞間悉歌之。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觀看花詩涉譏，忿執政，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爲言，改連州，徙夔和二州。後以集賢直學士出刺蘇州，徙汝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今傳其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傳在唐書一百十。

注解 ①建平，在今四川巫山縣。 ②淇澳，詩衛風篇名，其末章云：「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③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東。

暗示 陳師道謂蘇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折處」。這八箇字可以用來說明本課的幾首詩。作者序中明明說是仿效屈原的九歌而作，可見是經過幾個「曲折」來表現他的時代的。至說「用意深遠」，則於「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及「箇裏愁入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等句中可以看出。

八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

僕自去年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

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癘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當候戰慄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今甘如飴矣。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則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內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作者 已見第一冊二十五課。

注解 ①李建，字杓直，遜弟。貞元中補校書郎，擢左拾遺，翰林學士。②見莊子徐無鬼。③「圓

土」獄城也。見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書。④「堯人」猶言盛世之民。李燈詩：「賜錢開漢府，分帛辦堯人。」⑤常州，指孟簡。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官常州刺史。⑥蕭思謙，名俛。⑦敦詩，崔暹字。

暗示 由這書中可以「曲折」窺見當時一般文人的命運。

文章作法二 意匠篇(二)——意匠的解剖

前已講過，文章的風格是可從不止一個方面去研究的。上學期已經講過兩個方面，「意象」和「言詞」，現在要從「意匠」方面去作一種解剖的研究。

從意匠方面去研究文章風格時，又可分成兩個步驟：其一是從意匠的單位（句）上去觀察，以明文章怎樣由不同的意匠單位構成不同的風格，這就是本課所要講的題目；又其二是從各單位的組合上去觀察，以明各單位間怎樣由不同的組合而構成不同的風格，這等下課再講。

辨別意匠單位的性質，可用下列三個不同的觀點：

一 句之長短

句之長短顯然是形成不同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故意匠的解剖自然要以這爲起點。先舉兩個極端的例。短句如——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彈歌，見吳越春秋）

這是兩字句，可說是最短的句子，就是文心雕龍（章句篇）所謂「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長句如——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凡九十九字。長短之間既有這樣大的差別，可見得因此而成的風格的差別也是無限的。而且整個的長短之外，句中各部分的長短也有影響於風格。例如——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禮學記）

及——

其軒昂磊落突兀嶒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雖以全句的長短而論，兩句相差只不過一個字，但前者讀起來不覺其長，後者讀起來覺其長，就因前者包含的部分多於後者之故。

從句的長短上辨別風格，可以有兩個標準。其一是平均的長度，如上例中歐陽修那樣的句子，是禮記的文字中決不會有的。又其一是長短差度的大小，例如文心雕龍史通一類近於駢偶的文字，句子長短的差度很小，在唐宋諸家的散文，差度就大了。

二 句之詳略

句之詳略不關於長短；句中各部份間的關係確定因而意思明顯的叫做詳，否則叫做略。例如——

白雲初晴幽鳥相逐。（詳）

荒荒油雲，寥寥長風。（略）

因爲前者的兩個子句都包含主語和述語，其間的關係很明顯，不致發生此義，後者則可把「荒荒」「寥寥」兩個形容詞當作附加語（那末就成了兩個沒有述語的子句），也可當作形容述語（那末就成了兩個述語倒裝在主語之上的子句了。）

文章中因詳句和略句的比例不同，當然要構成不同的風格。白居易的詩稱「婦孺能解」，就因此差不多句句都說盡了，用不着人去揣摩精度的緣故。司空圖的詩品所以要包含那麼許多略句，一面固然是因受了四言句的束縛，一面也因他所要表達的觀念，本身就是不大明確的。

三 句之類型

這是指文法上的不同類型。我們已經知道，句分爲單句和複句，複句之中又分爲等立複句，主從複句及包孕複句三種，而這三種複句又可以互相拚合，以成種種更加複雜的單位。

文章因句的類型不同，當然也要發生風格的差別，如從荀子勸學篇及墨子非命篇摘取長短相仿的兩段來作比較，就分明可以看出：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等立複句。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等立複句。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等立複句。傲非也，囋非也。等立複句。君子如嚮矣。單句。

凡出言談，則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單句。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連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主從複句。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包孕主從複句是故，言有三法。單句。

將以上三個觀點綜合起來，那末凡是風格相類似的文章，其句子的長短，詳略，及類型，必都類似。這在有意模做的某一特定風格的文章中可以格外看得清楚。例如揚雄的法言有意模做論語：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法言學行）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

又如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有意模做山海經：

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

其山多糧，多儲，多質管之竹，多囊吾，其鳥多姊歸。（柳文）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櫻柎，其下苾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澗澤，出於昆

命之東北隅，實唯河源。其中多赤鮭，其獸多兕牛，其鳥多尸鳩。（山海經北山經）

習題

（一）指出下列各句爲詳句或爲略句——

（1）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2）所以才智人，不肯自棄暴，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

（3）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

（4）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5）海之波瀾，山之岫嶙。

（6）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二）試以嵇康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二冊九課）第一節及梁啓超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三冊一課）第四節，就下列各點作比較的研究——（1）各全句及各句部分平均長度（卽最

長者若干字，最短者若干字）之比較，（2）長短差度之比較，及（3）句子類型之比較。

第四週

九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斤。

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放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

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
蒼生，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全唐詩

作者

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後因宿王

涯第，罹甘露之禍。

注解

○論語述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月團」茶名。

暗示

這詩近於遊戲之作，但最後仍歸到諷刺。

一〇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
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

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隣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

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供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轍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救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詞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騷駟。去年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遺厥無基趾？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闕，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

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韓昌黎集

作者 已見第一冊二十六課。

注解 ①自註：石洪。 ②自註：溫造。 ③自註：李渤。 ④盧仝有與馬異結交詩，中有「昨日仝不

仝，異自異，自謂仝大而小異；今日仝自仝，異不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之句。

暗示 沈括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引）應從篇中詳句略句的比例上去解剖這種不近詩的特別風格。

一一 答李翱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

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是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昌黎集

注解 ○禮曲禮：「儼若思。」「儼」恭敬貌。

暗示 從句的長短及類型上將這篇與史通模擬篇（二冊十七）作一比較，便可見從唐初到

韓愈復古運動散文風格變遷的一斑。

作文練習二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一）改文心雕龍物色篇（二冊十八）爲不整齊之散文。

（二）改寄盧仝詩爲與盧仝書。

第五週

一一一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杜甫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鞿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

蒼傾太陽，^④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嚙嶠。^⑤崑尤^⑥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⑦羽林相摩戛。^⑧君臣留歎娛，樂動殷樛嶠。^⑨賜浴皆長纓，^⑩與宴非短褐。彤廷^⑪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⑫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⑬室。中堂舞神仙，^⑭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駟蹄羹，^⑮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輒。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崕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①里巷亦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②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頽洞^③不可掇。

——杜工部集

作者 已見第一冊第十三課。

注解

①奉先縣，即今陝西蒲城縣。時作者在率府，而家在奉先，此詩敘歸省之事，當作於天寶十

四載仲冬。

②「漙漙」通作「瓠落」，猶廓落，無所容也。莊子逍遙遊：「瓠落無所容。」

③詩邶風

擊鼓：「死生契闊。」

④宋書劉毅傳：「大丈夫蓋棺事乃定矣。」

⑤魏志曹植傳：「葵藿之傾葉太

陽，雖不爲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⑥驪山在長安東南，有溫泉。元宗即山建立百司，十月往，至歲盡

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奢蕩益著。宮包驪山，牆周其外，下有夾城通禁中。（見雍錄。）

⑦蚩尤，謂蚩尤

旗也。皇覽：「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正練帛，民名爲蚩尤

旗」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旗以喻兵象。⑧「瑤池」指溫泉「鬱律」氣升貌。郭璞江賦：「氣滌渤

以霧沓，時鬱律其如烟。」⑨唐書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朝會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摩

戛」猶言摩擊。⑩「膠葛」通作「膠葛」，廣大也；謂樂動而其聲遠聞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張樂

乎膠葛之寓。」⑪明皇雜錄：「上嘗於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群臣浴。」⑫「彤廷」謂以丹塗

之廷，卽王廷。⑬詩鹿鳴序：「鹿鳴，宴群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

得盡其心矣。」⑭衛霍，謂衛青霍去病，皆漢外戚，以比楊國忠。⑮「神仙」指貴妃及諸姨。⑯西

陽雜俎：「衣冠家名食，將軍曲良翰有駝峯羹。」⑰嵇康養生論：「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

足以傷身。」⑱「騷屑」不足道也。⑲「頰洞」相連貌。

暗示 這詩和白居易新樂府同是表現時代，但新樂府是純客觀的表現法，這詩則有主觀在內。

這就是樂府詩和抒情詩的差別。（複習第一冊文章作法三）

一三 北征

杜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
「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
入地底，涇水中蕩瀟。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
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
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鷗鳥鳴黃桑，野鼠拱
亂穴。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

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④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稠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闕。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祿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⑤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途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姐。①周漢獲再興，宣光②果明哲。桓桓陳將軍，③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④寂寞白獸闈。⑤都人望翠華，⑥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杜工部集

注解

①新唐書本傳：「天子入蜀，甫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

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此詩及

後羌村三首即由鳳翔行在歸鄜州省家時作。②「密勿」猶黽勉也。③謂安慶緒之亂。④鄜州，

唐時屬關內道，今陝西郿縣之地。「入地底」顯四面山高也。⑤鄜時，即鄜州。元和郡國志：「鄜時，後

魏為鄜州，因秦文公夢黃蛇自天降，屬於地，遂於鄜立鄜時為名。」⑥「木末」樹梢也；言己已先至

水濱，回首望僕，尚行高處，如在樹梢也。⑦「卒」倉卒也。「百萬師」指哥舒翰之兵。唐書哥舒翰傳

「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蹂躪，墜黃河死者數萬人。」^①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水伯，虎身人面。丹穴之山，有鸞鷟，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短褐，童叟所著毛布短衣。四句之意，蓋言海圖，天吳，紫鳳，皆所繡之物，以舊繡補綻爲豎衣，故波濤折，繡紋移，天吳，紫鳳，皆顛倒也。^②至德元載，回紇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助國討賊，肅宗宴賜甚厚。（見唐書回紇傳。）^③「姦臣」指楊國忠。「同惡」指虢國夫人輩。^④「褒姒，妲己，比貴妃。」^⑤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⑥謂陳元禮。元宗幸蜀至馬嵬驛，左龍武大將陳元禮整比六軍以從。以禍由國忠，願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出驛門，令收隊，不應。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貴妃於佛堂，殺之。」（見唐書本紀。）^⑦大同殿，在南內興慶宮勤政樓北大同門內。（見長安志。）^⑧白獸闥，即白獸門，在未央宮內，原名白虎殿，因避太宗諱改名。（見三輔黃圖。）^⑨「翠華」，天子車，以翠爲飾，故名。

暗示 杜甫稱「詩史」，這詩便是一首敘事長詩，雖仍由個人的經歷出發，但不啻是當時整個時代的實錄。

一四 羌村①三首

杜甫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②。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杜工部集

注解

①羌村，在今陝西郿縣。

②「糟牀」，酒榨也。

附示 這三首詩跟上首的後半一樣，同是表現歸家時的情景，但已是比較純粹的抒情詩了。

文章作法二——意匠篇(二)——意匠的構成

由各個單位句合成整個式樣時，其間可容許多不同的組合法。這種不同的組合法，或不同的意匠構成，當然又是不同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前我們論到詞的種類及分配時，已將風格粗粗分成了六種：「豐縟」、「平實」、「靜態」、「動態」、「流利」、「簡練」。(複習第三冊文章作法六。)現在從意匠的觀點來分，又可分成下面逐一說明的六對：

一 奇偶

用同長短同類型的單位句兩兩排列，就是「偶」，否則就是「奇」。自始至終用偶句的就是「駢文」，以不偶為原則的就是「散文」。但散文之中也有偶然用入偶句的，如答李翊書中——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駢文之中也有偶然用入奇句的，如登樓賦（二冊三）第一段——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覺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

何足以少留！

故駢散之間，可以分做若干等級；像蕪城賦那樣，除少數接續句外，幾於無句不偶，那就是典型的駢文，送董邵南序那樣絕無一點偶的形跡，那就是典型的散文。至如文心雕龍史通的文體，就是居於駢散之間的。

這個奇偶之分，可從兩個觀點去看它；其一是時代的風尚，其一是作者的態度。從漢末以來，詩文就都逐漸傾向於偶，雖其間經過一段所謂「建安風骨」的期間，但這傾向愈來愈深，至六朝而極，這是時代的風尚使然的。到了唐代，詩一方面有陳子昂諸人的反駢爲散文，一方面至韓愈而後「起八代之衰」，這才是作者有意識地從意匠上去轉移文章的風格，故如韓愈答李翊書中——

嘗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是務去，翼翼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

：嘗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憂。

這兩句包含一個對照的意思，本來是很容易寫成對偶形式的，但因作者的態度傾向於散，故特意把

這形式打破了。

至從這兩種文體的價值比較上看，那末從前的論文家在兩方面都會提出過辯護的理由，這裏不能一一列舉。我們只消說，按照藝術的原理，偶句是合於對稱的原則的，尤其爲求文章的整合之所需要（複習初中第五冊習作十三十五及第六冊習作十四。）但對稱而流於單調或呆板，那就在無論什麼藝術，都要算是大病，故從來做律文做得好的，往往能於偶中去求奇。這在律詩的對句中最容易比較出高下。例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一冊十三）的後三聯——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盡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形式上雖然對得很工整，內容的思想却是流動的，不呆板的。至如李商隱九成宮詩的中二聯——

雲垂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
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

那就正像一幅錦繡，一邊繡着龍，一邊繡着馬，對稱得固然不爽分毫，但覺懨懨無生氣了。

二 疎密

文心雕龍章句篇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這種「相接」處可有疎密之分，也是形成風格的一種因素。

有形式上的疎密，有內容上的疎密；形式疎而內容密接者爲上乘，形式內容俱密者次之，形式內容俱疎者爲最下乘。

形式之密，在於句間連鎖的顯示。可複習初中第六册習作十四第二節，這裏不必再論了。

內容之密就要用意匠經營，即須講求各句之間如何可以不靠關係詞的幫助而獲得整合。這在論章節的整合時也已提示過兩種方法，但不是機械的方法所能說盡。文心雕龍章句篇說：「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騰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綸交，內義脈注。」

要分別「內義」的「脈注」與否，仍可用上節的兩例來作比較。如杜詩的最後兩句，形式上雖然平列，內義上却顯然含着一個時間的順序；李詩的最後兩句，則分開了一山一水，一曉一晚，除同爲九成宮周圍的景物一點外，就再尋不出什麼脈絡灌注在其間了。

三 繁簡

從意匠的觀點說，文章的「繁」就是少量的意思裝在多數的字句內，「簡」就是多量的意思裝在少數的字句內。關於文章應繁應簡的問題，從前曾經有過不少的討論，大都以繁簡來定文章的優劣，故自主簡之說起，而人遂以省字爲練句，這是很流弊的。顧炎武在日知錄（十九）裏會說：「辭主乎達，不論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與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他又有下面一段實例的說明：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

心曰：「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如果撇開優劣比較的觀念，那末所謂繁簡，就只是一種文章風格的差別了。例如——

爾唯風，下民唯草。（尚書）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

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說苑）

只是代表簡，稍繁，更繁，三種不同的風格，並不能分別優劣。（複習第三冊選文第四十及四十一兩課。）

四 曲直

「奇偶」是偏重形式方面的，「疎密」有形式和內容之分，「繁簡」在於形式和內容的配合，現在講到「曲直」就偏重到內容方面了。

文章的曲直是由思緒連續的徑路上及表現明暗的程度上分別出來的，「曲」就是文評家的

所謂「波瀾」或「委曲」「直」就是所謂「平正」或「率真」這當中也沒有優劣之分，只不過是風格上的差別罷了。

從思緒連續的徑路上看時，可用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及韓愈送邵南序（第二冊二二及二三）來作比較，前者直而後者曲的分別是顯然可以看出來的。

從表現明暗的比較上說，則白居易的杜陵叟和張籍的野老歌便供給我們一個好例。前者說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是表現得再明白沒有的。後者只說——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常食肉。

就委曲得多了。

習題

(1) 辨別下列各句含義的曲直：

文章作法三 意匠篇(三)——意匠的構成

(一)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二) 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三)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四) 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五)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

(六)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2) 比較下列對句的優劣：

(一) 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

(二)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三)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四) 放魚池涸蛙爭聚，棲燕梁空雀自喧。

第六編

一五 樂府五篇

李白

蜀道難

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其嶮也若此，

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①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②岑夫子，丹丘生，^③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④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⑤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嫫姚。^⑥流

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⑤天兵照雪下玉關，^⑥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
虎^⑦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⑧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
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⑨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
方？^⑩

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①北落明星動光彩，^②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曳
倚天劍，^③直斬長鯨海水開。^④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⑤揚兵習戰張
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⑥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
知灞上爲櫻孩。^⑦羌笛橫吹阿鞞回，^⑧向月樓中吹落梅。^⑨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
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猛虎行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①淚下不爲雍門琴。^②旌旗續紛

兩河道，^㊸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㊹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㊺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㊻暮入淮陰市。^㊼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恹恹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㊽竄身南國避胡塵。^㊾寶書玉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㊿有時六博快壯心，遶牀三匝呼一擲。^㊽楚人每道張旭奇，^㊾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眄，四海雄俠兩追隨。蕭曹曾作沛中吏，^㊿攀龍附鳳當有時。深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鷄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搗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李太白全集

作者 已見二册二十二課。

注解

○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臯，蒲澤，開明……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二萬

四子藏」

①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蜀人始通中國。②太白山在

今陝西郿縣東南。「鳥道」謂其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③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

女於蜀。蜀王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

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華陽國志) ④淮南子註：「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懸

車)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鑪。」「高標」謂蜀山之最高而爲一方之標識者。⑤青泥嶺在

今陝西沔縣西北五十里。「盤盤」屈曲貌。⑥參井皆宿名參爲蜀之分野井爲秦之分野。⑦張載

劍關銘：「一人守險萬夫趨赴。」又：「形勝之地匪親勿居。」⑧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

百杯吾不以爲多。」⑨岑徵君元丹邱皆太白好友。⑩曹植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平樂觀名。⑪史記孟嘗君傳：「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⑫漢霍去病爲嫖姚校尉。⑬吳

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劍。吳王取純鉤示之。薛曰：光如芙蓉之始生。」芙蓉卽蓮也。⑭霍去病走破

月支始開玉門關。⑮「雲龍」「風虎」皆陣名。⑯「旄頭」胡星也。⑰「三千霜」猶言三千

秋。⑱見三册二十四課註一。⑲「古月」胡也。章華臺春秋時楚靈王所造在今湖北監利縣境。通

鑑：「乾元二年九月，襄州亂將張延嘉襲破荊州，壞之。」此詩或即指此事。①「北落」，星名，主非常，

以候兵。②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③梁元帝元覽賦：「斬橫海之長鯨。」④龍驤將

軍，王濬也。晉武帝謀伐吳，詔濬造舟艦。濬自蜀發兵，不血刃，攻下夏口武昌諸邑，順流鼓棹，逕造三山。

（見晉書王濬傳）⑤蜀，謂蜀郡，廣漢，雋爲也。⑥雲谷雜記：「燕文志有玉帳經一卷，乃兵家隱勝之

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戊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宜在戊也。」⑦漢文帝

時，以劉禮爲將軍，軍灑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灑上及棘門

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至細柳軍，不得入。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至

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既出，群臣皆驚。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灑上及

棘門軍，若兒戲耳。」（見漢書周亞夫傳）⑧阿鞞回，番曲名。⑨落梅，卽梅花落，鼓角橫吹十五曲

之一。⑩古隴歌頭：「隴頭流水，鳴聲出關，遙望秦川，肝腸斷絕。」⑪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君泫然泣涕。（見說苑）⑫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叛，河北河南兩道相繼陷沒。⑬十二月，祿

山陷東京（洛陽），高仙芝遣五萬人發長安擊之，不戰而走，退守潼關。仙芝所率多關中子弟，既敗走，

半爲其所擒虜。仙芝既退，遣令誠入奏事，言仙芝棄地數百里。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之。作者殆以仙芝不戰而走，損傷士卒，爲「一輸」，明皇不責以桑榆之効，而按以失律之誅，爲「一失」。常山太守顏泉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及泉卿被陷，河北諸郡復爲賊守，故有「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王琦註說）

◎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散家貲千萬爲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遭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潛夫論）

◎韓信，淮陰人也。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史記本傳）

◎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主人之逆鱗，則幾矣。」

◎南國，指溧陽。是時當天寶十五載之春，作者與張旭遇於溧陽，又將遨遊東越，與旭宴別而作此詩。

◎唐時官署多懸鈴於外，出入則引鈴以代傳呼。

◎晉書劉毅傳：「毅於東府聚樽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以還，惟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遶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

◎張旭，蘇州人，官至長史。善草書，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筆。（宣和書譜）

◎曹參，沛人，秦時爲沛椽，而蕭何爲主吏。（史記本傳）

暗示 李白詩以「氣象」勝。應將表現現實的部分（胡無人猛虎行中的一部分）與杜詩中同性質部分細細比較，便知造成「氣象」的因素之一就是意象的崇宏性。

一六 歌詩六首

李白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①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②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唾廉藺。^③匣中盤劍裝鱖魚，^④閉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鱖諸。^⑤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①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

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①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
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②宿處今尙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
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③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④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
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
靂，⑤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
鳳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
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
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
不得開心顏？

宣州謝眺樓①餞別校書叔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鴈，對
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②建安骨，③中間小謝④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

青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㉔

把酒向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㉕秋復春，姮娥孤棲^㉖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㉗月光長照金罇裏。

月下猶酌四首之一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山中問答

問：何意樓臺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李太白全集

注解

○史記刺客列傳：「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作

者上安州裴長史書：「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廉頗、藺相

如，並戰國時趙人。頗爲良將，將兵數有功，相如以使秦有功，爲上大夫。○鰕魚，卽沙魚，皮有珠文，用作

刀劍鞘。○鱗諸，春秋時刺客，刺吳王僚者也。○天姥山在浙江新昌縣東五十里，東接天台山。○

赤城，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六里。○南史謝靈運傳：「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尋

山陟嶺，常著木屐。」○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述異記：「東南有

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鷄皆隨之鳴。」○揚雄校

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列缺，天隙電光也。○南齊謝朓嘗爲宣城太守，郡治後有高齋，本

名香障樓，唐咸通間改名謝朓樓。○蓬萊文章，言文章贍富也。蓬萊，神山，爲仙府，幽經祕祿，並皆

在焉，故云。○建安時曹氏父子及七子之詩，風骨遒上，世稱建安體。○「小謝」謂謝惠連，南北朝

宋人鍾嶸詩品稱：「小謝才思富捷。」
⊙春秋時范蠡既佐越王報吳仇，乃變姓名，乘扁舟浮江湖。

（見史記本傳）
⊙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姮娥，羿妻。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

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見獨異志）
⊙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暗示 這六首抒情詩的精神，全在向慕「別有天地非人間」的境界。

作文練習二

任作下列一題

（一）李杜詩之比較

（二）燕術與現實

（三）詩人與酒

第七週

一七 詩四首

儲光羲

田家卽事

蒲葉日已長，荇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春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誦，我心終不移。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功力，把鋤來東臯。顧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共相饒。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薔薇篇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

半，庭影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秦家女兒爰芳菲，畫眉相伴采威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葡萄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題山中流泉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全唐詩

作者

儲光羲，兗州人。登開元中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祿山亂後，坐陷賊貶官，卒。

沈德潛言「其詩學陶，而符其真樸，與王右丞分道揚鑣。」（唐詩別裁集）

暗示

儲與王孟同爲歌詠自然之詩人，而儲詩描寫特細，如「願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句，可

謂證貼入微。

一八 詩十首

王維

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後來覲。

青溪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

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酌酒與裴迪①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②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飡。

輞川別業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纔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優婁比丘③經論學，④偃僂丈人⑤鄉里賢。披衣倒屣且相見，相歡語笑衡門前。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王右丞集

作者 已見一册三十八。

注 解 ①黃花川，在今陝西鳳縣，唐時黃花縣以此得名。

②詩衛風式微篇：「式微，式微，胡不

歸」
②陸通字接輿，楚人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

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見高士傳）

④陶淵明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⑤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⑥裴迪

初與王維、崔興采俱居終南山，天寶後爲蜀州刺史，與杜甫交善。（見唐詩紀事）
⑦漢書貢禹傳：「王

陽在位，貢公彈冠。」
⑧佛之弟子有優樓頻螺，迦葉。梵語優樓頻螺，漢翻木瓜癩，以胸前有癩如木瓜

故也。又梵語云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見釋氏要覽）

⑨釋氏以佛所說者爲經，菩薩所言者爲律，聲聞所著者爲論。
⑩莊子達生篇：「其痾僕丈人之謂

乎？」痾僕，曲背也。

暗示 第五、六、七、八、九首各有膾炙人口之名句，試指出之。

一九 詩十首

孟浩然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夕陽波面，暮雲寒色，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
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早發漁浦潭

東旭早光芒，渚禽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
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沬。飲水畏驚猿，祭魚時見獺。舟行自無悶，况值晴景豁。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閒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
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采樵作

采樵入深山，山深樹重疊。橋崩臥槎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
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

夜歸鹿門

山寺鳴鐘晝已盡，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
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㉞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

與諸子登峴山^㉞

人事有代謝，往來承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㉞
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㉞逼歲
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

出谷出亭午，至家日已曛。迴瞻山下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
衡門猶未掩，佇立待夫君。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集

作者

孟浩然，本名浩，字浩然，以字行，襄陽人。玄宗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無遇合，以布衣終。少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

注釋

①漁浦潭在今浙江蕭山縣西三十里。

②禮月令：「獺祭魚。」謂獺捕魚而陳之，如陳物

而祭也。

③鹿門山在今湖北襄陽縣東南三十里，本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

石鹿，夾神道口，俗謂之鹿門廟，因以名山。

④後漢龐德公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⑤峴山，

亦名峴首山，在今湖北襄陽縣南。晉時羊祜鎮襄陽，嘗登此山。後百姓爲祜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見符書本傳）
⑥夢澤，卽雲夢澤，在今湖北安陸縣南。

爲青陽，一曰發生。言氣青而溫陽。

暗示 沈德潛言「襄陽詩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數語最是扼要。與王維詩比較看

時，王如水彩畫，孟如水墨畫。

文章作法四 聲調篇（一）——聲調構成的因素

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鄭玄傳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故所謂「音」是指文章本身的「宮商上下相應」，並非指音樂的宮商。這種「上下相應」就是文章的音節，也就是文章的聲調。

陸機文賦說：「暨聲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這「迭代」二字和上面的「相應」二字，已經指出了聲調構成的原理。但要知道什麼和什麼「迭代」，什麼和什麼「相應」，就不得不把聲調構成的因素加以一番剖析。

從原則上說，音節或聲調不外依下列兩個基礎而發生：

(一) 各音本身的性質

(二) 各音相互的關係

由這兩個基礎，我們就國語發音的特質上，又可剖析出下列幾種因素來：

一 四聲

四聲就是平聲及仄聲之上，去，入。康熙字典「分四聲法」云：「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云：「平聲爲揚，入聲爲抑，去聲爲揚，上聲爲抑。」可見四聲之分略等於多音語（如英語）中「重音」（accent）有否之差別。凡平聲都是無重音字，入聲都是重音字，去聲重音在發聲之始，上音重音在收聲之末。以此而分抑揚，那末抑就是重音，揚就是非重音了。

但四聲之分是到齊梁時代才有的，古時發音只有輕重長短的分別。顧炎武音論說：「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註於『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於『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長言則今之平上去也，短言則今之入聲也。」南史陸厥傳：「永明（齊武帝年號，四八三——四九三）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這一段歷史，對於韻文聲律的說明極爲重要，且等下篇詳論。

二 陰陽

四聲之外，又分陰陽。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浮聲就是陰，切響就是陽。王伯良曲律說：「陰則揭起，陽則抑下。」這在同韻之平聲字最容易辨別，例如「東」（Dong）爲陰平，「同」（Tong）爲陽平，「身」（Shen）爲陰平，「沈」（Chen）爲陽平，可見全是發音的關係。周德清中原音韻以爲「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無有。」後來明范善濬撰中州全韻，清王鶴撰音韻輯要，則上去亦分陰陽。吳梅顯曲塵談說：「韻之陰陽，在平聲入聲至易辨別，所難者上去二聲耳。上聲之陽，類乎去聲，而去聲之陰，又類乎上聲。此周挺齋（德清）中原音韻但分平聲陰陽，不及上去者，蓋亦畏其難也。」

陰陽之分作曲家特別重視如「宦海沈身」一句，作曲家以為不叶，因為「沈」字是陽，「身」字是陰。此句當作仄仄陰陽。今日「沈身」則「海」之上聲與「沈」之陽字相戾，須作「身沈」乃叶。（曲律）我們推尋所以「相戾」之理，也不難加以解釋，因為「上聲為抑」而「陽則抑下」，兩抑相連，發音上自然不便。

三 清濁

清濁是聲母的關係，如「怕」（Pah）是清音，「罷」（hah）是濁音，「場」（Tah）是清音，「大」（dah）是濁音之類，都是很容易辨別的。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說：「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說：「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為清，同情為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間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

四 抑揚

凡聯字成句時，必有幾個字應該重讀，幾個字應該輕讀，方才可以顯得出句子的意義。因有這輕

重的分別，句子的音節就顯出抑揚來了。例如下例句中有▲號之字應該重讀——

生之所為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

句的抑揚和字本音的抑揚有分別。在字本音，抑是重音，揚是非重音，故「平聲爲揚，入聲爲抑」，但在句中，則重讀爲揚，輕讀爲抑，而無四聲之別。故如上例中「爲」「期」都是平聲，本非重音，而照句義應重讀，以致近乎仄聲。

如果句中應讀重音之字剛剛碰到本身也是重音字（如入聲或上聲），那末音節上就更加覺得響亮，但作文時未必都有這樣湊巧，所以從前論文家只指出一個下字響不響的分別，如陳繹曾文說論下字法諧音條下云：「凡下字有順文之聲而下之者，若音當揚，則下響字；若音當抑，則下嗚字。」

五 頓挫

頓挫就是音節中間的間歇，但間歇正是構成音節的重要因素，因所謂「節」就已包含間歇的意味在內了。

頓挫分兩種其一是隨文法的組織而發生的，如用標點那末每個標點就都是間歇的符號，又隨標點的種類不同，而分出間歇的長短，如句號（。）所示的間歇長於分號（；），分號所示的間歇又長於讀號（，）。這一種頓挫就是尋常所謂「句讀」。還有一種是句讀之間因讀時呼吸上的要求再依各成份的組織而分的間歇，如——

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
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這一種頓挫可以稱它爲「聲讀」。

在韻文，則有一種特別的元素標明音節的頓挫，就是「韻」。因爲韻無論押在句脚押在句中，總都表示一個頓挫，所以我們可說韻就是韻文的標點符號。

六 黏聯

「黏聯」亦稱「黏綴」，在從前是說明律師音節的一個術語。律詩兩句爲一聯，各句及聯之間音節上相聯貫的叫做「黏」，否則叫做「失黏」。錢木菴唐音審體說：「上下句相黏綴，以第二字爲

準，仄平平仄爲正格，平仄仄平爲偏格。」例如王維終南別業八句第二字爲「歲」「家」「來」「事」「到」「看」「然」「笑」，即兩個仄平平仄，是正格。山居秋暝「氣」「月」「泉」「喧」「動」「意」「孫」，即兩個平仄仄平，是偏格。又云：「絕句第二字或用平仄仄平，或用仄平仄平，不相黏綴者，謂之折腰體，五言七言皆然。」例如王維送元二使西安——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其在各句之間，則第二字平仄不同者爲黏，相同者爲「不黏」。例如「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杜甫寄贈王十將軍承）是不黏的。

但是這種黏聯之說也可適用於各字音之間，即看各音相聯之際是否諧音節，諧的可稱「黏」，不諧的可稱「失黏」。如曲中，以平仄而論，「上上去去不得連用，單句不得連用四平四上四去四入」；以陰陽而論，則「陰字宜搭上聲，陽字宜搭去聲」（並見曲律）這就都是各音之間相黏聯的關係。相傳東坡嘗作吃語詩云：

江干高居堅關扃，耕隄躬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

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見漫叟詩話）

雙聲字一貫到底，以致發音器官發生障礙，也可作各音之間失黏之一例。

習題

試就下列各句標出平仄和重音，並分出句讀和聲讀，（平仄用○，重音用△，句讀用標點符號，聲讀用空格）

（一）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曾鞏宜黃縣學記）

（二）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失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三）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莊子天道篇）

第八週

一〇〇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

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噉其泣矣，[⊖]尙何云哉！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④麻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⑤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⑥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⑦雖遠，遺愛^⑧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⑨是稱無棣之墟；^⑩松檀千秋，有切惟桑之里。^⑪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⑫有歲，東戶^⑬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⑭，巾下澤^⑮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⑯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駱丞集

作者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書言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

兵討武氏，賓王爲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但嘻笑。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瞿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

篇。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稱「唐初四傑」。

注解

○博昌，古縣名，在今山東博興縣南。本戰國齊邑，漢爲縣，北齊廢。隋改樂安曰博昌，唐徙置。

後唐改博興。

○言彼此並無恙。

○邯鄲淳答贈詩：「行矣去矣，別易會難。」

○猶言分襟分袂。

⑤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言人生無常，生死存亡，不能自主。

○莊子蒙人，故稱蒙莊。莊子齊物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又大宗

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

○莊子養生主：「老聃死，秦佚卽之，三號而

出。」又大宗師：「無怛化。」怛，驚也。「化」變化也，卽死之意。

○詩王風中谷有蓷：「嘷其泣矣。」

⑥漢時博昌、樂安二縣皆屬千乘郡。晉省樂安縣，唐初復置。武德八年復省入博昌，移治樂安城。

⑦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

⑧水經注：「蘇耽，漢郴縣人，

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去，受性應仙。後見耽乘白馬還山中，歌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

遷移。』爾雅：「漢南爲荊州。」彬縣爲漢荊州地，故曰漢南。

⑨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謂清

美芬芳之德。

⑤左傳昭二十年：「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⑥漢書項籍傳：「關

中阻山河四塞。」言有山河之險，在四方爲蔽塞也。

⑦左傳僖四年：「北至於無棣。」註：無棣，齊境。博

昌在無棣故墟。

⑧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二句言博昌爲先塋所在，情更切於桑梓。

⑨書堯典：「平秩西成。」

⑩陶潛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註：「子思子

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捨遺，餘糧宿諸畝首。』」

⑪「軫」，痛也。⑫「巾」，以衣被車，

將駕也。「下澤」，車名。後漢書馬援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註：「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

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⑬晉書宋織傳：「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暗示 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可

見這種文體是從六朝駢文變出來的一種風格，音節上與六朝文微有不同，將來比較後可見。

一一一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

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④人傑地靈，徐穉下陳蕃之榻。^⑤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⑥賓主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⑦之雅望，檠戟遙臨；^⑧宇文^⑨新州之懿範，檐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⑩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⑪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闔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淇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⑫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⑬四美具，二難并。^⑭窮睇眄於中天，極娛



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閨而不見，奉宣室⑤以何年？

嗚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⑥，李廣難封⑦；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⑧，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⑨，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⑩。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⑪。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⑫；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⑬。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⑭，接孟氏之芳鄰⑮。他日趨庭，叨陪經對⑯；今晨捧袂，喜托龍門⑰。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⑱；鍾期既遇，奏流水以

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集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子安集

作者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隋王通之諸孫。六歲善文辭。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乃客劍南，賦詩見情。父爲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容，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泫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一字，時人謂之腹藁。有王子安集十六卷。唐書文苑傳有傳。

注解

○滕王閣，舊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西臨大江，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明時頽廢，景泰時重建，在章江門外，額爲「西江第一樓」。成化間復曰滕王閣。○翼軫，二星名，爲楚之分野，謂

與楚地遙相分界 ③衡山，廬山。 ④「三江」謂荆江，松江，浙江。「五湖」謂太湖，鄱陽湖，青草湖，

庭湖，丹陽湖。 ⑤晉武帝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煥：「是何祥？」煥曰：「寶劍之精。」後煥爲豫

章豐城令，掘獄屋基，得龍泉太阿二劍，送龍泉與華，太阿自佩。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過延平

津，劍忽躍入水，但見二龍各長數丈而去。（見晉書張華傳） ⑥後漢徐穉，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

稼，非其力不食。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見後漢書徐穉傳） ⑦「夷」謂正南荆楚之方，「夏」謂東南揚州之地。 ⑧閻公，名伯嶼，咸

亨二年爲洪州都督。 ⑨宇文，名鈞，新任澧州牧，經此。 ⑩孟王當是在座客，未詳何名。 ⑪滕王爲高

祖之子，故曰「帝子」。「長洲」指建閣之基。「仙人」亦指滕王。 ⑫詩衛風淇奥：「瞻彼淇奥，綠竹

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晉書陶潛傳：「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時座中有善飲者，

故以此擬之。 ⑬鄴爲魏都。曹植公譏詩有「朱華冒綠池」之句。王羲之爲臨川（今江西撫州）內

史時，嘗書此詩傳誦。時座中有善書者，故以此擬之。 ⑭「四美」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謂

賢主，嘉賓。 ⑮漢賈誼謫爲長沙王太傅，後文帝復召見宣室。 ⑯漢馮唐白首爲郎，文帝輦過郎署，與

論將帥，拜爲車騎都尉。武帝時不能官矣。（見漢書本傳）
①漢李廣，武帝時爲北平太守，匈奴號爲

「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見漢書本傳）
②後漢梁鴻以遭世亂，與妻俱隱。將適吳，作詩有

「求魯連於海隅」之句。（見後漢書本傳）
③晉吳隱之，性廉潔，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

曰「貪泉」。故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泉所，酌泉飲之，賦詩曰：「古人言此水，一飲懷千金。試

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見。（見晉書本傳）
④漢馮異曰：「始雖垂翅泗溪，終能奮

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見漢書本傳）
⑤後漢孟嘗，少脩操行，爲合浦太守，稱爲神明。被

徵當還，吏民攀留不得去，乃夜遁歸，隱居窮澤。（見後漢書本傳）
⑥晉阮籍，性猖狂，嘗獨駕入山，徑

路車路所窮，輒痛哭而返。（見本傳）
⑦漢終軍，武帝朝年十八，後使南越，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頭，

致之闕下。旋卒，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見本傳）
⑧漢班超嘗爲人書記，意不屑，投筆有封萬

里侯之志。（見漢書本傳）
⑨南朝宋宗愨，炳兄子。少時炳問其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見南

史本傳）
⑩晉謝玄爲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於庭階耳。」（晉書本傳）

⑪孟母三遷，爲子擇隣。
⑫鯉卽孔子子伯魚，此泛指子之對父。
⑬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之被其容

按者謂之登龍門。（見本傳）
②漢武帝讀司馬相如凌雲賦而善之，楊得意遂薦之武帝。（見本傳）

③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渾渾乎若江河！」（見說苑）
④見第一冊三十九課。
⑤梓

澤，即晉石崇之金谷園。崇嘗自作宴集序。
⑥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暗示 此文對仗比前文更工整，音節也更諧和，但仍不失爲有情感文字，故能「不廢江河萬古流。」

作文練習四

試改本週兩精讀課之任一爲散文。

第九週

一一一 與宋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

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鸛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全梁文

作者

吳均，字叔庠，梁吳興故鄣人。其文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謂爲「吳均體」。著有文集

二十卷。

暗示

體雖駢偶，却無堆砌，是爲六朝文最高境界。

一三三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

萬里，^①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②而股戰，對穹廬^③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④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⑤張繡剗刃於愛子，^⑥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⑦先典^⑧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⑨將軍松柏不翦，^⑩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惜命，驅馳氈裘之長，^⑪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⑫姚泓之盛，面縛西都。^⑬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⑭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⑮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⑯而將軍魚游於沸鼎

之中，^①鷺巢於飛幕之上，^②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③吳子之泣西河，^④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⑤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⑥楛矢東來，^⑦夜郎滇池，解辯請職，^⑧朝鮮昌海，蹶角受化，^⑨惟北狄，^⑩野心，倔強沙塞，^⑪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⑫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⑬伐罪秦中，^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全梁文

作者、丘遲，字希範，梁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在齊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即位，出爲永嘉太守。後遷司空從事中郎。

注解

①陳伯之，濟陰睢陵人，梁武帝時爲江州刺史，後降魏，魏以爲平南將軍。天監四年，梁遣臨川侯蕭宏北討，宏命遲以書招之，遂歸梁。（見梁書本傳）

②伯之齊時已官驃騎司馬。梁武帝起兵，

東昏使伯之拒之。武帝遣人說降，卽以爲江州刺史。③武帝嘗封伯之爲豐城縣公，故云。④荀悅漢

紀：「今之州牧，號爲萬里。」⑤「鳴鏑」響箭也，匈奴冒頓所作。（見史記匈奴冒頓傳）⑥「穹

廕」匈奴所居帳幕。⑦伯之不識書，與奪決於主者。以豫章鄧縉爲別駕，永興戴永忠爲參軍。河南人

褚綱，輕薄無行，投伯之，大見親狎。高祖徵別駕鄧縉，縉說伯之曰：「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兵仗，三倉無米，

東境亂流，機不可失。」縉永忠共贊成之，伯之遂反。⑧漢末，更始殺劉續（光武兄），朱鮪與其謀。後

光武攻洛陽，遣岑彭說鮪降，鮪恐懼不敢。光武詔之曰：「建大事不忘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

（見後漢書岑彭傳）「涉血」同喋血。⑨建安二年，曹操兵至宛，張繡降。旣而悔，操大敗；長子

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降，封列侯。（見魏志張繡傳）⑩易復卦：「不遠復，无祇悔。」言人有過，

不遠卽能復其故常。⑪先典，卽謂周易。⑫鹽鐵論：「網漏吞舟之魚，」謂法網疏闊也。⑬「松柏

不彫，」謂祖墓如故。⑭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旣裘之君長咸驚怖，」言夷敵之君也。⑮慕容超，南

燕王，爲晉劉裕所擒斬。⑯姚泓，後秦主，爲劉裕所逼，降晉被斬。⑰「僞孽，」指魏宣武帝。時宣武帝

寵高聲，頗事宴樂，故目爲僞孽。⑱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懸之藁街。」註：「藁街，在長安城門內，蠻

夷郎卽在此街。」⑤後漢書朱穆傳：「養魚沸鼎之中……必也焦爛。」⑥左傳襄二十九年：「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之上。」言易傾覆也。⑦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後趙王使樂乘

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因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見

史記廉頗傳。）⑧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起。起至幕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

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可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

使我畢其能，秦必不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見呂氏春秋觀表篇。）

⑨謂梁武帝。⑩舜時西王母獻白環。（見世本。）⑪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弩。（見家語。）

⑫夜郎，滇池，皆古西南夷部落，有今貴州西境及雲南地。「解辮」謂解編髮爲內臣，從漢衣冠也。

⑬「蹶角」形容叩頭之狀，謂服從也。⑭北狄，謂北魏。北魏拓拔氏，本北狄種人。⑮「沙塞」猶言

沙漠塞外。⑯謂臨川王宏，宏，太祖第六子也。⑰時宏方駐兵洛中，將北伐也。⑱秦中，今之陝西省，

時爲北魏之地。

暗示 這是六朝時的應用文，雖亦傾向於駢，却是駢中有散，乃體製所限。試與第二册二十七八

課比較，看風格上有承襲處否。

一四 聲律

文心雕龍

夫聲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製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

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

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

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疊疊如貫珠矣。⊕

是以聲畫⊕妍媸，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簫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又詩人⊕綜韻，類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免乎柄方，斯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疎識⊕闕

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①南郭之吹竽耳。^②古之佩玉，左宮右徵，^③以節其步，
聲不失序；音以律文，豈可忘哉？

贊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脣吻。聲得鹽梅，^④響滑榆槿，^⑤割棄

支離，宮商難隱。^⑥

作者 已見第二冊十八課。

注解 ①「學」一本作「效」。

②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文章」下當脫二字。謂言語之樞

機，神明變化，文章之律呂，吐納高下；其權唯在脣吻之調諧否也。

③四句見韓非子外儲說左。④禮

樂記：「……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棄，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註：「廉肉，聲之鴻殺也。」「肉」

音疎。⑤飛沉，猶言揚抑。

⑥即雙聲，疊韻。

⑦此即沈約八病中所謂「旁紐」之病，例如「田夫亦

知禮，賓賓延上坐，」「賓」「延」爲隔字雙聲。⑧此即八病中之「大韻」「小韻」。大韻者五言

詩兩句中除韻外，餘九字不得有字與韻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小韻者，五言兩句中，除韻

外，餘九字有自相同韻者，如「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⑨兩句喻聲勢不順之意。⑩易：「

往蹇來連，言往來皆難也。①言如口吃也。②參照陸機文賦：「譬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

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
敍，故渙忍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餘衡之所裁，固

應繩其必當。」……疊疊句見禮樂記。③「聲畫」即謂文。揚子法言問神篇：「音，心聲也；書，心

畫也。」④「字句」字原無，茲依孫說增。⑤潘岳，字安仁，晉中牟人，爲文詞藻絕麗。⑥左思，字太

冲，晉臨淄人，嘗作三都賦，十年乃成。⑦此詩人對下楚辭而言，指三百篇之詩人。⑧張華，字茂先，晉

方城人，博學多識，著有博物志。「論韻」之說無考。⑨按文賦今無「知楚不易」之旨。范氏講疏說：

「按文賦：『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彥和蓋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張公之言而變。『知

楚』二字，乃涉上文楚字而訛。」⑩黃鍾，十二樂律之一，古稱正音。⑪楚辭九辯：「圓鑿而方柄兮，

吾固知其鈞鍔而難解。」⑫「疎誠」原作「識疎」，今依汪本改。⑬莊子齊物論有天籟、地籟、人

籟之說。籟指一切受風而響之物。⑭南郭原作東郭。新論齊名篇云：「東郭吹竽，而不知音。」不知音

而能吹竽，正猶長風之過籟耳。（范說。）⑮禮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⑯「鹽梅」，

代表味之調和，以喻聲之調和。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唯鹽梅。」注：「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禮內則：「薑……榆……以滑之。」權與薑通，菜也。謂用薑榆調和飲食而令柔滑。此言音響之滑，甚於薑榆，喻其流利也。◎言聲病既祛，宮商自正也。

暗示 這是六朝風格的議論文之一例，雖傾向於駢，而說理仍能精闢。篇中言「和」，即指音節的諧和，故篇名「聲律」亦應與「古律詩」之「律」分別清楚。

文章作法五 聲調篇(二)——韻文的音節

一 什麼是韻文

專從形式上着眼，文章之分爲韻文和散文，似乎是界限很明白的，就是押韻的叫韻文，不押韻的叫散文。這樣的區別，初看看似乎就是六朝時所謂「文」「筆」之分，但其實並不如此。文心雕龍總術篇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但是金樓子立言篇却說「揚摧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這是從內容上來區別，無關於形式上之有韻無韻的。後來人知道關於「文」「筆」的解說所以會有這樣的歧異，關鍵全在「韻」這個字的意義上。梁章鉅

退菴論文引阮元說云：「所謂韻者，乃章句中之音韻，非但句末之韻脚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又說：「昭明所選，亦不盡有韻脚之文，而奇偶相生，宮商悉協。」又說：「今人之韻脚，不足以該韻字，然但謂章句中之聲韻，恐淺人仍不能驟解。予則謂古人之韻，直是今人之平仄而已。今之四六，非有韻之文，而不能無平仄，即今之四書文，亦斷不可不講平仄。試取前明及本朝各名家文讀之，無不音調鏗鏘者，即所謂平仄也，即所謂韻也。」

由以上的解說，我們就可將如滕王閣序那樣雖不押韻的駢文也歸入韻文之列，故這裏所說的韻文，包括詩、詞、曲、賦、駢文諸體。

二 韻文音節的特色

詩、詞、曲、賦、駢文，在音節上有兩個主要共同點，即對於這五體以外的散文有兩個主要差別點。這兩個共同點或對散文的差別點，就是一般韻文音節的特色：

(一) 聲讀的機械性 前已說過，聲讀就是在句讀之中再分割開來的聲音的停頓。這在韻文是跟散文根本不同的。在散文，聲讀依文法的結構及詞的組織而分，例如——

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隴岡阡表）

其中每一個詞，雖然長到六七個字，都不能再加分拆。在韻文呢，聲讀就只按照音律而不按照文法，例如——

帝子 降兮 北渚， 目眇 眇兮 愁予， 嫋嫋兮 秋風， 洞庭 波兮 木葉 下。

（湘夫人）

其中如「眇眇」一詞，竟不能不因音律關係而分在兩個聲讀。

在韻文，無論是詩，是詞，是曲，是賦，是駢文，總都由一個音（即一個字）或兩個音（即兩個字）構成一個聲讀。一個聲讀叫做「步」；單音的叫做「單音步」；二音的叫做「二音步」。偶數的句讀完全由二音步構成，奇數的句讀則由若干二音步和一個單音步（位置不定）構成。例如——

虹銷 雨霽， 彩徹 雲衢； 落霞 與 孤鶩 齊飛， 秋水 共 長天 一色。
別來 春半， 觸目 愁腸 斷。 砌下 落梅 如雪 亂， 拂了 一身 還滿。

有人以爲二音步以上還可有三音步，但其實是沒有的，（參考劉大白中國詩的聲律問題），如「胡爲乎」這個詞，似乎非讀成三音步不可，但李白蜀道難中那句句子實際是這麼讀的——

嗟爾 遠道 之人 胡爲 乎 來哉！

(二)抑揚的客觀性 在散文，抑揚是從文義而生的，故有時不免因文義的關係而改變字的本音，例如以前所舉的例中——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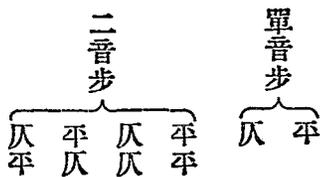
重音所在的「爲」「期」「幾」三字，本來都是平聲字，但因讀重音之故，都差不多讀做了上聲。這樣的抑揚，可以說是「主觀的抑揚」。

在韻文，則抑揚寓在字音的平仄，平仄不能隨文義爲轉移，故可稱爲「客觀的抑揚」。從前人教人作詩，下字法中有所謂「響字」。呂氏童蒙訓說：「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所謂「致力處」就是文義上應讀重音之處；這種

文義上的重音，如果能與字本音的平仄相協調，就是響字了。

三 韻文音節的構成

依上節所述，已知韻文音節構成的元素就是音步。音步的種類不外下列幾種：



二音步的性質，大半關係在第二音，故在價值上，二音步之「平平」與「仄平」等價，謂之「平音步」，「仄仄」與「平仄」等價，謂之「仄音步」。平音步中包括「平平步」和「仄平步」兩種，仄音步中包括「仄仄步」和「平仄步」兩種。明白了這點道理，那末一切音節構成的原則都可以

得到一個解剖的說明。

(二)調與拗之分 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我們可借這幾句話來說明音節之調。

怎樣叫做「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呢？就是在一個句讀之中，兩個價值相等的音步不能相連，例如——

劍閣崢嶸而崔嵬——仄仄——平平——平平——平

只有第一步與第二步不同，第二第三步第四步同為平音步，故成拗句。反之，如——

草木變衰行劍外——仄仄——仄平——平仄——仄

第一步仄，第二步平，第三步仄，錯雜相間，故成調句。（至第四步單音仄音步與第三步仄音步可以相連者，另有理由詳後。）

這個原則可以適用於一切的韻文，若在偶數的句讀，就只有二音步，沒有單音步，那末只要一個句讀之中沒有兩個相連續的音步相同，總必是調的。例如——

十句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麗滿座。——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平平——仄仄

但若是奇數的句讀，則在詩裏，那個奇零的單音步常在最後，而且要發生另外一種作用。因為這一個單音步的價值，是等於直接在它之前那個二音步的第一音，而省掉一個步腳的。故以前那個二音步的第一音倘是平聲，則此單音步宜用仄聲，倘是仄聲，則此單音步宜用平聲，方能調合。例如——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

如果誤認單音步爲與直接在它以前那個二音步的第二音等價，而將第三式改爲平平平仄平，或將第四式改爲仄仄仄平仄，那就等於平平平仄平（仄）及仄仄仄平仄（平），即致第二第三兩音步發生重複而成不調了。

(二)黏與不黏之分 黏與不黏之分，可借用「兩句之中，輕重悉異」那兩句話來做說明。這又有句間黏及聯間黏之分。在律詩，只是聯與聯間有時失黏，句與句間是無有不黏的。上課所舉的折腰體之例，就只是聯與聯間的失黏。若在古詩，則句與句間也以失黏爲常，例如——

范陽戰鼓如轟雷 || 仄平 | 仄仄 | 平平 | 平

東都已破潼關開 || 平平 | 仄仄 | 平平 | 平

兩句的音步組織一樣，所以不黏。至如——

無邊落木蕭蕭下 || 平平 | 仄仄 | 平平 | 仄

不盡長江滾滾來 || 仄仄 | 平平 | 仄仄 | 平

才可以算是「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所以是黏。

至於從前人說黏與不黏的關鍵全在第二字，那是因爲每個句讀中的第二字是第一音步的步脚，而這個步脚是決定了以後幾個音步的平仄的。

(三)古與律之分 古體與律體之分，無論在詩在賦，總仍不外是一個調與拗之分。古詩之中雖

也間或夾入一兩句律句，但總以拗句爲通則。不過在古詩音節的本身，也還是有個拗與諧的分別。在趙秋谷的聲調譜裏，明白標明爲拗句的，例如——

洞門黑無底 || 仄平 — 仄平 — 仄（平）

行人碧溪渡 || 平平 — 仄平 — 仄（平）

都因同音步完全重複，故爲真正的拗句。還有一種只是同音步的部分重複，從前人稱之爲「別律句」。

聲調譜引于鶴秦越人洞中詠中——

年年山下人 || 平平 — 平仄 — 平（仄）

句，註云：「第三字平，亦拗以別律。」又於——

靜聞水淙淙 || 仄平 — 仄平 — 平（仄）

句「聞」字下註云：「平；不平則律矣。」現在我們分析起來，前一例中第一第二兩音步不同，本來是可調的，但因第二第三兩音步重複，故終於與律詩有別，而關鍵則全在第三字之爲平，否則第二第三兩音步也不重複，而成律句了。後一例中第二第三兩音步是可調的，但因第二字是平聲，以致第一第

二兩音步重複，故仍不能成律句。再拿七言詩來看，那末這個原則更容易明白。王士禛古詩平仄論中說「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又必仄。第四字第五字平仄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之諧也；古人多用平。」引的是韓愈謁衡嶽廟詩首二句——

五嶽祭秩皆三公 || 仄仄 | 仄仄 | 平平 | 平

四方環鎮嵩當中 || 仄平 | 平仄 | 平平 | 平

照我們的方法解說起來，前一句第一第二音步重複，第三第四音步也重複，但第二第三音步是不重複的。這當中的第五字所以必平，是因不平則第三四兩音步也調了。這樣，這句句讀的音節就成了由拗而調，必致失了它的健勁。而第四字所以又必仄者，是因不仄則第二第三兩音步也必失調。必致兩拗相連而反失了最後的拗勁。故這句讀的音節之所由起，就起於「拗調拗」這個方式上。再看後一例，第一音步與第二音步，第二音步與第三音步，都是調的，獨有第三音步與第四音步不調，就成了「調調拗」的方式，於是最後的拗愈加顯得有力。而關鍵全在第二字之平，因若不平，則第一第二兩音

步就不能調，故說「第二字不如平之諧也。」

從此可知律體與古體之分，只在前者一味求其調，而後者却不一味求其拗，不過欲調拗之相烘托，以得其健勁而已。至於律詩，亦往往有微拗或甚拗之處，名爲「拗律句。」

習題

試辨別下列各句之調拗及黏否——

(一) 粉署依丹禁，城虛爽氣多。好風天上至，涼雨曉來過。

(二)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三) 繁歌憐畫扇，散景弄柔條。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殘宵。

(四)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五)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何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灑漚堆。

第十週

一五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好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

兄弟^①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②，兩潘一左^③，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崇尚虛談^④。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⑤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⑥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⑦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迨義熙中，謝益壽^⑧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⑨，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⑩，陵轢潘左^⑪。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⑫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⑬爲輔；謝客^⑭爲元嘉之雄，顏延年^⑮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

詳切者耶？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嫺閨淚盡；或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籠，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

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入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

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嶻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作者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與兄岵弟嶼，並好學，有思理。齊永明中爲國子生，入梁，仕至晉安

王記室。嘗取漢魏至梁詩人一百三人，評其優劣，作詩品。

注解

○舜作五絃琴，以歌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兮。」（見史記樂書）

○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糺

緜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語見夏書五子之歌。

○語見楚詞離騷。

皆五言。

①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皆漢賦家。

②卽李陵。陵武帝時拜騎都尉，故名。

③班姬也。班

彪女，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和帝召入宮，號曰大家。有怨歌行一首。「婕妤」婦官名。

④應陽應璩。陽爲

魏武帝掾屬，後轉爲平原侯庶子，故云。

⑤三張爲張華，張協，張翰。二陸爲陸機，陸雲。

⑥兩潘爲潘岳

潘尼。一左爲左思。

⑦晉書王衍傳：「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下萬物，皆以無爲爲本。」

⑧孫綽，字與公，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桓彝，字茂叔，庾亮，字元規，皆東晉人。

⑨郭璞，字景純。

⑩劉琨，字越石。

⑪謝益壽，卽謝混，爲謝安之孫。

⑫謝靈運，宋陽夏人，文章與顏延之稱江左第一。從

叔祖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④劉琨，郭璞。⑤潘岳，左思。⑥劉楨，王粲。⑦潘岳，張協。⑧初錢

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

杜治（奉道者之淨室）養之，十五方還都，名曰客兒。（見詩品）⑨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仕宋，官

至太常。與謝靈運齊名。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⑩「嬉成」游戲之詞。「流移」文詞可移至他處

也。⑪指屈原事。⑫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

悲愁，乃作悲愁歌。（見漢書西域傳）⑬離騷：「解珮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⑭漢武李

夫人本以倡進。夫人兄延年知音律，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對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

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見漢書外戚傳）⑮語見論語陽貨。⑯曹植，

劉楨。⑰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⑱「黃鳥度青枝」爲虞炎劣語，言

學謝朓者，所得不過如此。⑲劉繪，字士章，南齊彭城人。⑳魏陳群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見

魏書本傳）㉑漢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

數略，有方技略。⊙「賓賓」猶言名實。莊子逍遙遊：「名者實之賓也。」⊙謂梁武帝。帝工詞翰，嘗

與沈約、謝朓、王融、范雲、任昉、陸倕等文士並遊。

暗示 二節至五節是一部詩史，六節至八節論詩作法及詩理，九節論當代詩人利弊，十節十一

節敘明著書之意。

一二六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世有周子，儒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
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其始至也，
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
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
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綱
繆於結課，每紛紜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
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於還廳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
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媿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楫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全齊文

作者

孔稚圭，字德璋，南齊山陰人。少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高帝取爲記室參

軍。永元元年，爲都官尙書。稚圭風韻清疎，門庭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笑曰：「以此當兩部鼓吹。」此文乃嘲周顒而作。顒字彥倫，汝南人。初隱鍾山，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歸京，欲卻過此山。孔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得再至。

注解

○梁簡文帝草堂傳：「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

立寺名曰草堂。」
①列仙傳：「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久之仙去。」

②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見阮籍大人先生傳）
③淮南子說林：「楊子〔朱〕見遠

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翟〕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④後漢書逸民傳：

「向長，子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嫁娶已畢，敕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⑤後漢書仲長統傳：「字公理，山陽人，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⑥莊子讓

王：「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闔，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⑦莊子徐無鬼：「南

伯〔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⑧「偶吹」即濫竽充數之意。
⑨「巾」爲隱者之飾。「濫巾」謂僭服。
⑩巢父，許由，

古之二隱士，見高士傳。
⑪南齊書周顒本傳：「顒汎涉百家，長於佛理。」
⑫務光，夏時人，殷湯伐桀，

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自匿。（見列仙傳）
⑤涓子，齊人，好餌

朮，隱於宕山。（亦見列仙傳）
⑥即鶴頭書，為詔板所用，在漢則為尺一簡，髣髴鶴頭，故名。
⑦離騷：

「製芰荷以為衣。」言隱者之服。
⑧後漢馬融嘗作「琴歌」。
⑨曹植嘗作「酒賦」，謂仿揚雄而

作。
⑩西漢張敞，趙廣漢，皆為京兆尹，有能名。
⑪卓茂，魯恭，為東漢循吏。
⑫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

風為三輔。
⑬史記伯夷列傳：「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⑭阮籍奏記：「方將耕於東臬之陽，素

謁，謂平素之謁告。言如夷齊者方是真隱，故欲以西山之清議揭告隱此東臬者之平素行為，使人知

其反覆無常也。
⑮「君」指山靈。

暗示 借山靈為諷刺，因使岳隴峰壑，林澗桂蘿，一一人格化。應注意作者想像之豐富，不僅在於

用典。

作文練習五

任作下列一題：

(一) 試以「戒貪」為主題用擬人法作童話一篇。

(二) 試據劉過沁園春一詞(三册二十七課)作小說一篇。

第十一週

二七 山水詩四首

謝靈運

過始寧墅①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遠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荼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②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層巔。揮手告鄉曲，二載期歸旋。且爲樹枌欂，③無令孤願言。

登池上樓④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知所拙，退畊力不任。

狗祿及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④持操豈獨古。⑤無悶徵在今。⑥

登江中孤嶼⑦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⑧蘊真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⑨得盡養生年。

登石門最高頂⑩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萋。⑪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作者 已見二十五課註十七。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知謝靈運詩以

山水特著。

注解

○宋書謝靈運本傳：「靈運父祖，並葬始甯縣，并有故宅及墅。遂修營舊業，及幽居之美。」

始甯故城在今浙江上虞縣之南。○謝靈運嘗爲永嘉太守。永嘉臨海，故云。○左傳襄四年：「初季

孫爲己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注：「欲自以爲觀也。」○原註：在永嘉郡。○詩幽風采芣：「春

日遲遲，采芣所祈。」○禮記檀弓上：「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莊子齊物論：「罔兩責影曰：

『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歟！』」○易乾卦文言：「遯世無悶。」○原註：在永嘉江心。○謂

孤嶼表其精靈，而物竟莫之賞。○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自言千歲。（見列仙傳）○王士禛云：「此

石門爲永嘉之石門。」○文選五臣注：「九秋幹，松柏之類。三春萸，花草之類。」

暗示 應注意描寫處：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及「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都

已成了膾炙人口的名句，無非能在鍛鍊之中保留着幾分自然。

二八 歸田園居五首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後無復餘。一世

恨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過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
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懽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陶靖節集

作者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解

歸，躬耕自資。隆安中，爲鎮軍參軍。義熙元年，遷威建參軍。未幾，求爲彭澤令，在縣八十餘日，解歸。既入宋，終身不出。卒諡「靖節」。

贈示

昔人論謝康樂人巧盡後，宛若天工；陶詩似月到柳梢，風來水面，自然之妙，難以力與也。

比較觀之，自解此評之當。

二九

飲酒詩五首

并序

陶潛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

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遺我遠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注疏 ○楚辭漁父：「世人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

暗示 「欲辨已忘言」一句，便說出陶詩「真味」。因其不欲深辨，故寫物不過分刻劃，例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說理不過分精深，例如「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文章作法六 聲調篇(二)——散文的音節

前課說過，散文音節和韻文音節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由「主觀的抑揚」所構成。但所謂主觀，並不是說可隨讀者的意思爲抑揚，因爲抑揚由文義而生，倘使文義不容有兩歧的解釋，那末讀法就有

一定的抑揚。例如陳涉世家——

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死國可乎？

前三「死」字皆宜揚，獨第四「死」字則宜抑，以讓下「國」字之揚。又如瘴癘旅文——

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

上「死」字宜揚，下「死」字宜稍抑，以讓上「必」字之揚。

像這樣，可見得散文的音節是一件極其變化莫測的東西，斷不能像韻文的音節那樣可加以分析的解說，但是音節不同的文章，我們却又很容易從直覺上認出其間的差別來。例如公文的調子不能入古文，古文的調子也不能入古文，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又如平實的筆記或樸實的學術文，和普通文集中的散篇文字也顯然有着音節上的差別。卽同是可認爲文學的文章，這種音節上的差別也仍不難看出，現在舉一個例：

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韓詩

外傳）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不覩，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躓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

也」(莊子山木)

這兩段文章相差只一個字，內容也可以說是一樣的，但是讀起來的調子顯然不同，前者平實而後者有波瀾，這就可以認出音節上的差別。

現在要研究這種音節上的差別所以發生，可分做下列兩個步驟：

一 散文音節的基礎

韓愈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這是說音節的基礎就在於氣。但氣是什麼東西呢？觀念很是渺茫。典論論文以音樂作譬，以為「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說：「孔融體氣高妙，」徐幹時有齊氣。」那末所謂氣，大約也可譬之說話時的氣力。人當聲嘶力竭的時候，話中就不容易有抑揚頓挫；反之，說話的人如果是理直氣壯的，那就可以說得流利暢達，用不着吞吐其詞。

其次，典論論文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似乎與作者的個性有關，但說徐幹的「齊氣」不過「時有，」可見也有時而例外。那末氣之盛衰究竟由什麼東西臨時決定的呢？這在文心雕龍裏已經有了

一個說明。文心雕龍風骨篇以爲存於內的就是「氣」，顯於外的就是「風」，所以說：「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又說：「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就是將「風」的基礎歸之於「情」了。這可用句子的語氣來作例，如上舉韓詩外傳一段的最後一句，是判斷一個事理的，其中並不含情緒，所以用直陳語氣；莊子一段的最後一句是述現「怵然」之情的，所以用感嘆語氣。也就因爲語氣不同，所以讀起來的腔調也不同。於是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兩個結論：

(一) 散文音節的基礎直接在於語氣，間接在於感情。

(二) 我們對於散文音節的觀念，也應該和韻文音節有個分別：後者相當於英文的 Rhythm

(律動)，前者只相當於英文的 Tone (腔調)

二 散文音節的構成

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說「劉海峰「大槩」文最講音節，」我們現在查看劉氏論文偶記，有幾段關於音節的，可供參考：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

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

又說：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

這裏面所謂「神氣」，就是典論論文的所謂「氣」，也就是文心雕龍的所謂「風」。說音節是「神氣之跡」，字句是「音節之矩」，當然都是無可非議的。但說「音節之矩」便不過是字之多少與陰陽四聲，那就不免太偏重形式，和韻文的音節沒有分別了。現在嘗試補充上說的缺憾，略說散文音節的構成如次：

(一)句的抑揚 散文音節構成的最小單位是句的抑揚，即各句之間各字音隨文義而生的抑揚。當辨別這種抑揚時，應該注意抑揚之間的差度。無論什麼句子總都有個抑揚，但有些句子的抑揚

不很顯明，叫做差度小，有些句子的抑揚很顯明，叫做差度大。這種抑揚的差度，不外由兩種因素所構成。其一是所含情緒的強弱。風骨篇說：「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例如

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歸有光祭外姑文）

兩「不」字照文義應揚，且與其餘諸字之輕重相差必甚遠，方能顯出全句的神氣。至如——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

兩「不」字也應揚，但與其餘諸字的輕重，比較的不必相差很遠。這就是情緒強弱不同的關係。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句義的浮切。風骨篇說：「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就是說，凡立意不甚明切，而若吞吐其詞，則其句不能健勁，因而抑揚之間不能甚顯。這又與句之結構有關係。大凡張句（參看初中第五册習作五）其抑揚之差度必大，例如——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學記）

「學」字爲全句最有力的字，故比較以上諸字特別要讀得響。至如——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荀子勸學）

「學」字雖也要重讀，但沒前例中的「學」字那麼響。

因此，凡句都可分作上升的和下落的兩格。句子由抑而揚的叫做上升格，如禮記一句；由揚而抑的叫做下落格，如荀子一句。

又凡抑揚差度較大的句子，在一章之中，總比抑揚差度較小的句子為比較響亮，例如上舉學記的一句，比以上「發慮憲，求善良……」兩個子句為響亮。

(二)章的抑揚 一章之中，除各句本身的抑揚之外，又因各句對於上下句的文義關係，而構成章的抑揚。例如上舉韓詩外傳及莊子兩例的比較如次（以有全句符者為一句）：

韓詩外傳：

第一句（抑）

第二句（揚）

第三句（揚）

莊子：

第一句（抑）

第二句（揚）

第三句（抑）

第四句（揚）

第四句（抑）

第五句（揚）

第五句（抑）

第六句（揚）

第六句（抑）

第七句（揚）

從這比較上，就不難見出莊子一段的音節所以比韓詩外傳一段較有波瀾之故。韓詩外傳第一句平敝一個事實，故抑，第二句至第五句結構相同，皆爲揚句，故皆是上升格。第六句總結全文主旨，故亦揚。莊子一段第一句亦平敝一個事實，故抑。第二句表驚異，故揚。第三句又平敝，故抑。第四至第六句皆爲說明句，故皆抑。第七句表示感歎，故又揚。這樣，在韓詩外傳之例，從一抑之後一直用同一的腔調揚下去，到最後一句已成了強弩之末。在莊子之例，一抑之後繼之以一揚，又復一連四抑，然後以一揚爲結，而且這前後兩揚都是感歎句，故愈覺其健勁。

(二)篇的抑揚 由章積成篇，也可仿此作說明。最簡明的例如韓愈送董邵南序（二冊二十三

課。）此文向以音節之美著稱，就無非因文雖短而抑揚却甚明顯之故。

試用▲號標出下列各句的抑揚，並指出各句爲上升格或下落格——

(一)叱嗟，而母婢也！

(二)聖人之所以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

(三)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四)吾妻當夫人之生，既已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

(五)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

(六)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

(七)顛頤涉之爲王沈沈者！

(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第十二週

三〇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

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①孔璋鷹揚於河朔，^②偉長擅名於青土，^③公幹振藻於海隅，^④德璉發跡於北魏，^⑤足下高視於上京，^⑥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⑦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⑧於是設天網^⑨以該之，頓八紘^⑩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⑪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違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論。豈可同哉？

今往⑤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
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曹子建集

作者 已見一冊八課。

注解

◎楊德祖，名脩。見一冊三十三課註九。

◎王粲在荊州，故曰漢南。

◎陳琳在冀州，爲袁

紹記室，故曰河朔。

◎徐幹居北海郡，爲古青州之地，故曰青土。

◎劉楨甯陽人，爲齊地，故曰海隅。

◎應瑒，南頓人，近許，故曰北魏。

◎楊脩時爲太子尉，居都城，故曰上京。

◎見一冊三十一課註六。

◎「吾王」指魏武帝。

◎崔寔本論：「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墜形訓：「九州之

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紘，網也。

◎丁敬禮，名廙。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文辭，有可與

共者，至於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劉季緒，劉表子，著詩賦，頌六篇。見藝文志。

◎

魯連子：

「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邱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

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

◎呂氏春秋孝行覽：「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

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④「咸池」黃帝樂「六莖」顓頊樂

⑤墨子有非樂篇。⑥謂與辭賦一通共送往也。⑦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

之所造也。」⑧崔駰上四巡頌表：「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⑨揚雄奏羽獵賦

爲郎，執戟而侍，故云。⑩語見揚子法言吾子篇。⑪漢書司馬遷傳贊：「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⑫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也。』」

暗示 此篇應與第一冊第一課典論論文並觀，可知當時「文人相輕」其風甚盛，而吾國之文

學批評，也從此逐漸發展。

三一 自敘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
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

人人皆得討賊。于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①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②至宛，張繡降。③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④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

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⑤濊貊貢良弓，⑥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⑦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鬻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⑧尙書令荀彧，⑨奉使犒車，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

項發口縱，^①俯馬蹄而仰月支也。^②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耍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③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二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④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脚勦，^⑤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⑥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⑦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

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

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魏文帝集

作者 已見第一册第一課。

注解 ①見二册三十課註六及八。②州吁爲衛莊公庶子，弑其兄桓公自立，衛人殺之。公羊傳

隱四年：「衛人討州吁於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註：「明國中人人得討之。」③河內太守王匡率

師討卓。

④見一册三十課註十二。

⑤見本册二十三課註九。

⑥子修，昂字。

⑦魏志武帝紀：「建

安十年，春正月，攻袁譚，破之，冀州平。」

⑧三國志東夷傳：「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

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又後漢書東夷傳：「句驪別種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⑨句芒，

司木運之神。禮月令：「其神句芒。」

⑩曲盡，今河南臨潁縣西北，魏文帝受禪處，後改繁昌縣。

⑪荀

彧，潁川人，字文君，曹操以爲奮武司馬。

⑫言馬解人意。

⑬見第一册八課註三。

⑭「五兵」，刀，劍，

矛，戟，矢也。

⑮「急屬」，猶言急促。

⑯「卻」，退也；「勦」，力拒也。

⑰淳于意，卽倉公，漢臨淄人。少

喜醫方術，師同郡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傳以禁方及脈書，遂精於醫。（見史記

倉公傳）

⑱「持復」，謂執雙兵，卽下「雙戟」「鑲楯」之類。

⑲「坐鐵室」「閉木戶」，皆喻

難攻。⑳袁敏，三國陳郡扶樂人。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㉑「決」，絕也；言直欲絕命耳。

㉒魏文帝集有彈碁賦，中云：「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輝。豐腹高隆，庫根四頽。平如砥礪，滑若柔荑。碁則

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籀列植，一據雙螭。滑石散霧，雲布四垂。」

㉓袁遺，字伯業，

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起稱有冠世之德，幹時之量也。

暗示 委宛敘述，有如晤談，這就是所謂「建安風骨」。

三三二 悲憤詩

蔡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享刃。」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解近微時。願骨肉來迎。已
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
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
成人。奈何不顧思。一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
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
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相覆蓋。出門
無人聲。豺狼嗥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靡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
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

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
歲。

作者 蔡琰，字文姬，東漢蔡邕之女。知音律。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以金贖之歸，後再嫁董祀。

注解 ①董卓用胡羌兵，與義師相抗。②「亭刃」，猶言置刃，謂殺之也。③「參并下」，猶言交下。④指董祀。

暗示 這是自敘的詩，雖用韻文，但敘事述言，均極生動，也是有風骨之驗。

作文練習六

任作下列一題：

- (一) 試用散文或詩各做自敘一篇。
- (二) 論文人相輕。

第十三週

三三三 楚辭章句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觀聖明喆，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于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⑤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⑥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⑦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⑧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

則易「潛龍勿用」①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②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③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④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⑤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楚辭章句

作者 王逸，字叔師，東漢宣城人。初爲校書郎，順帝時遷侍中。著楚辭章句及賦、誄、書、論、雜文，凡二十一篇。

注解 ①「璋」，重也。

②劉向哀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爲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

③賈逵，字景伯，平陵人。明帝時與班固共校秘書。

④離騷有「不撫壯而棄穢兮」

句，殆班賈章句以「壯」爲「狀」。

⑤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有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

⑥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

⑦班固離騷序：「今若屈原，露才揚

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司馬子椒及懷王幼子子蘭，皆譖屈原者。）

愁人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

⑧見詩大雅抑篇。

⑨見詩鄭風

有女同車篇。

⑩見易乾卦。

⑪亦見易乾卦。

⑫谷絲卽皋陶。虞書有皋陶謨篇。

⑬書禹貢「禹敷

土。」注：「布治九州之土。」

⑭「相」亦資也。詩大雅棫樸：「追璞其章，金玉其相。」

暗示 首段指出離騷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及末段指出離騷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皆極切當。

但說「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則未免牽強，不可深信。

三四 論衡自紀篇(節)

王充

……充既疾俗情，作讖俗之書；又閱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誠實，故爲論衡之書。夫賢

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道人觀覽，不能釘銖，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盡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沈。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前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

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晁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透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透而難

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言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

則事昧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縣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④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沿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節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瓌，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

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之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

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少；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者之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虫繭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作者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好博覽，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記憶。

後歸鄉里，仕爲郡功曹，以數諍諫不合去。閉門潛思，著論衡百篇。今傳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又作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

注解

○「敦龐」風俗厚實也。左傳成十六年：「民生敦龐，和同以聽。」○「宓戲」同伏羲。

「扶踳」同敷露，猶言顯露也。④見二册第十課作者事略。⑤孟子離婁上：「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⑥語

見管子牧民篇。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

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左傳文二年：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畔者五人，謂此逆祀之事，係背畔後文宗伯所指出「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五例。高誘呂氏春秋序：「呂不韋……爲

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按篇中與淮南並提，殆以兩書並高誘所注，故有此誤耳。論衡骨相篇：「傳

言：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此亦異文。

暗示 作者自己指出的「違詭於俗」「不類於古」「不能純美」「繁而不省」諸點，都於本課中看出來。這就是風格上突出傳統的一個好例。

文章作法七 直觀論

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文章研究，用的都是解剖的方法，就是就已完成的作品去尋求它的成份和組織的。但在作者方面，實在並不按照這種解剖的程序；他無論當選擇意象，斟酌言詞，安排意匠，或推敲聲調的時候，都只憑自己主觀的標準，並不是有意識地或機械地應用着什麼方法。鍾嶸詩品說：「觀古今勝語，多非補綴，皆由直尋。」這種「直尋」的能力，藝術論者名之爲「直觀」(Intuition)。

意大利哲學家克洛契 (B. Croce) 在他的美學原論裏說：「人類的知識有兩種樣式，就是：或爲直觀的知識，或爲論理的知識；或爲由想像得來的知識，或爲由智力得來的知識；或爲個體的知識，或爲普遍的知識；或爲各個事物的知識，或爲此等事物內的關係的知識；質言之，人類的知識總不外產生意象和產生概念的兩種。」例如以聲調而論，我們從平仄支配的關係上，固然可以獲得怎樣叫做調怎樣叫做拗的概念，但到我們自己寫作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對於某一字句是諧是拗的直接感覺，而且只消有這直接感覺就够了。因爲講到實際，字句要怎樣才調，怎樣才拗，究竟是沒有定法的。賦裏說：「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殊不知正惟因其「逝止無常」這才會「崎嶇難便」的。故所謂「個體的知識」所謂「對於各個事物的知識」就是在不能爲概念所概括的「無常」之

中，用以應付各個「難便」的那種知識。

這種知識是怎麼樣的呢？文賦裏形容它說：「苟達變以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績顛。」所謂「達變」，所謂「識次」，所謂「機」，所謂「會」，就都是直觀的知識。莊子天道篇記輪扁對齊桓公的話說：「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這所謂「數」，也就是直觀的知識。可見這種知識是凡百藝術或技術所都需要的。

一 直觀的六元素

直觀的運用雖父子不能相傳，直觀的內容却可以分析而曉。因為直觀終也不過是一種心理的活動，並不是什麼神妙莫測的東西，所以我們根據心理學的知識，知道直觀所由構成的元素不外是下列六種：

(一)想像 文心雕龍神思篇說：「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這所謂「神思」就是想像。神思篇形容它的作用說：「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

納珠玉之聲，眉睫之間，展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我們已經知道，一切文章的材料都不外是意象。想像就是製造意象的作用，而情緒又須憑意象而傳達，故想像在直觀之中爲最重要的元素。

(二) 情緒

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又情采篇說：「昔詩人篇什，爲情而造文。」又說：「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說：「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都是說情緒爲文章所不可缺少的元素。在直觀的作用中，則情緒實居主宰的地位。因爲尋常都只曉得卽境生情，却不曉得依情造境。例如湘君與湘夫人諸篇中的意境，都是由情造出來的。又意象的選擇，意匠的安排，音節的調度，也都受着情緒的指使。物色篇又說：「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三) 意識 就是尋常所謂「思想」或「意義」舊名詞謂之「文旨」，新名詞謂之「主題」。

古人則單曰「意」，或單曰「義」。范曄獄中與諸甥任書中說：「以文傳意，以意爲主。」摯虞文章流別志論中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文賦說：「意司契而爲匠。」又說：「或言順而意妨。」這一種意，就是文心雕龍所謂「風骨」的「骨」的基礎。風骨篇說：「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又說：「結言

端直，則文骨成焉；」又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所謂「蓬萊文章建安骨」，無非說建安時代的文章比較容易抓住它的意義，這在曹氏父子的文中就很容易看出來。在直觀的作用中，意識也同情緒一樣，是居於主宰的地位；意象的取捨，意匠的安排，都要聽它指使的。

(四)選擇 這是直觀中的一種重要作用，意象的取捨，字句的斟酌，聲調的推敲，都要通過這種作用。古人或謂之「剪裁」，或謂之「鍛鍊」。文心雕龍鑄裁篇說：「規範本體謂之鑄，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鑄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斷削矣。」又說：「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又神思篇說：「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所謂「獨照」就是直觀，「權衡」就是選擇。

(五)綜合 就是尋常所謂「章法」。文心雕龍名之曰「附會」，在附會篇裏已將這種作用形容得非常明白：「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待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搗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經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

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真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縈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西洋藝術論者常說，凡藝術品都必須是一個有機體；文章而欲其有藝術的價值，也必須是一個有機體，卽一字，一句，一章，一節，都必與其他字句章節有着密切的有機關係。要辦到這一層，就又全靠直觀的知識。文賦所謂「達變」「識次」就是指此而言的。

(六) 意匠 意匠的意義，前已說明。本來在綜合的作用中，意匠卽已包含在內，不過從彌縫密合的方面看，叫做「綜合」；從安排式樣的方面看，叫做「意匠」。故意匠尋常叫做「布局」，文心雕龍則謂之「體勢」。體勢篇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又解釋這種作用說：「勢者，乘利以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潤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

二 直觀的三階段

以上分析直觀爲六種元素，是從直觀的各個不同作用上着眼的，至當運用直觀的時候，那就只

(一)經驗 這就是尋常所謂「儲材」。前在「意象篇」裏已經說過，一切意象都起於經驗，故在平時積集經驗的時候，實在已經替你的文章作最初步的準備了。故說經驗是直觀的第一階段。不過文章所用的材料，並不是直接的經驗，乃是通過想像的經驗，故文賦裏描寫這個階段的狀態是：「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

(二)靈感 這就是文賦裏所謂「天機」，初看似乎近於神祕，其實不過指有所感觸或把握住一種意義的作用而言。這個階段，可以說是文章的受胎。第一個經驗的階段可以包括臨文以前的一生時間，這一個階段則只包括極暫的一個頃刻。文賦所謂「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就是指這個階段而言的。

(三)構思 這是有情緒及意識之後，從事於選擇及綜合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的工作，往往要與表現的工作交錯起來。因為照理論說，這一階段的作用應該是像文心雕龍神思篇說的「規矩虛位，刻鏤無形」，但其實我們的思想常用語言進行的，故所謂「腹稿」者，是已經把思想用文

字裝了起來，特不過默誦在心裏，沒有寫在紙上罷了。至於普通人作文，大都只把大體的結構規畫一下，就馬上提筆落紙，寫了幾句再來想，想了一回又再寫的。至於修改字句，也往往就是修改意象或修改意匠，故構思這一階段，和下次所要討論的表現的程序，是往往混而不分的。文賦形容這個階段的狀況道：「然後還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濶；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嶮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虛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這就是說，意象的發展和選擇，意匠的擬議和安排，聲調的適應和鍛鍊，都包括在這一階段之中，直到確定的表現於筆端方始完畢。

以上六種元素和三個階段，是無論那篇文章所都不能缺一的，但因作者個性有不同，修養有深淺，免不了得要顯出倚輕倚重的形跡。如以三階段而言，凡第一階段欠缺的，其病爲淺薄；第二階段欠缺的，其病爲無骨；第三階段欠缺的，其病爲粗率。

第十四遍

三五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轉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①結綺牕，阿閣②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③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④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⑤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陵。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④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①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②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③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④蟋蟀傷局促。^⑤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⑤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全漢詩

作者

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作。玉臺（新詠）以中叢章爲枚乘作，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爲傅毅

之詞。昭明以不知姓氏統名爲古詩。從昭明爲允。（沈德潛古詩源）

注解

①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巢故枝。」皆不忘本之謂。②「疏」刻穿之也。③「阿

閔」謂有四阿之閔。四阿，卽今之四柱。④琴操：「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援琴

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⑤「玉衡」星名。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文選李

善注：「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此孟冬是漢之孟冬。漢書：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

⑥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⑦「亮」，信也。言君來雖遲，亮非不執高節者，則賤妾亦何爲而不執高節耶？

⑧「河漢女」，卽織女。

⑨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⑩「脈脈」，相

視貌。⑪詩秦風晨風：「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晨風，鷓也。

⑫詩唐風蟋蟀：「蟋

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⑬列仙傳：「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邱公接以上嵩高

山。」

⑭「惟」，念也。「古觀」，卽舊觀。「綬」，纜以上車之索也。禮儀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綬。」

⑮「四五」，月之二十日。⑯「著」，謂著之以絮。言被中著棉，取其相思綿綿之意。被之四邊緣以絲

縷，取其結而不解之義。

暗示 十九首所包含的情緒不同，但抒情的態度相似。孫月峰說：「三百篇後便有十九首，宏壯

宛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致，而總歸之渾雅。」這一種「渾雅」，就成了後人模倣古詩的標準風格。

三六 古樂府七篇

無名氏

戰城南①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聲激激，蒲葦冥冥，臯騎戰鬪死，騫馬裴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有所思②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颺，東方須臾高知之。

箜篌引③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薤露歌④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豔歌行⑤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賴得賢主人，覽取爲我袒。⑥夫壻從門來，斜倚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曇曇，遠行不如歸！

隴西行⑦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皇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⑧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⑨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請客北堂上，坐客氎氎。清白各異尊，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
再拜跪，然後持一盃。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飢，⑩慎莫使稽留。廢禮送
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⑪亦不如。健婦持門

戶，亦勝一丈夫。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全漢詩

作者 古樂府皆漢代民歌，不知作者名氏。謂之「古樂府」者，係對後人沿用古題之「擬樂府」及別創新題之「新樂府」而言。

注

①古今樂錄：「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字多訛誤……六曰戰城南。」②此數句難解，疑有

訛誤。③古今樂錄：「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十二曰有所思。」④「妃呼豨」曲調之餘聲，用爲

嗟歎詞者。⑤此爲相和歌辭。宋書樂志：「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崔豹古今注：「箜篌

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

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云云）聲甚悽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

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篌引。」古今注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

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故有二章。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樂府解題：「古辭云：『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尙冬

藏夏來，兄弟反流宕他縣。主婦爲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〇「組」古「綻」字。〇「隴西行」

曰步出夏門行。樂府解題：「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

於主饋，終言迎送有禮。」〇沈德潛古詩源：「起八句若不相屬，古詩往往有之，不必曲爲之解。」

①「敷愉」悅樂也。②「飫」俗「飯」字。③齊姜，謂文姜，齊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也。以美稱。詩

桑中：「美孟姜矣。」卽此。

曠示 民間之「風」，篇篇都包含強烈的感情，而且表現得很明白，卽所謂「深於風者，述情必顯。」

作文練習七

任作下列一題——

(一) 試就下列各種情緒各作語體詩一首：

滿足 絕望 寂寞 苦悶

(二) 試就下列各種情景各作小品文一篇：

動亂 平靜 緊張

第十五週

三七 悼李夫人賦

劉徹

美連娟以修嫵兮，^①命櫟^②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③泯^④不歸乎故鄉！
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⑤釋輿馬於山椒^⑥兮，奄修夜之不陽。^⑦秋氣慙
以淒淚兮，^⑧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⑨託沈陰以壙久兮，
^⑩惜蕃華之未央。

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①函萋莠以俟風兮，②芳雜襲③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虬愈莊。④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⑤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⑥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⑦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⑧

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⑨超兮西征，屑兮不見。⑩寢淫傲，⑪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⑫

亂曰：佳俠⑬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鬪茸，將安程兮？⑭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⑯媿妍太息，嘆稚子兮。⑰慟慟不言，倚所恃兮。⑱仁者不誓，豈約親兮？⑲既往不來，申以信兮。⑳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漢書

作者 劉徹，即漢武帝。李夫人事已見二十五課註二十八。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

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那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又自爲作賦，以傷悼李夫人。（見漢書外戚傳）

注解

①「連娟」，嬾弱也。「嫵」（音互）美也。②「標」（音剽）截也。③「新宮」待

神之處。「貯」同「佇」待也。④「泯」泯然滅絕也。⑤傷其幽處荒草之下，墓壙之中，不復得見。

⑥「山椒」，山陵也。⑦「奄」，暗也。「修夜」喻死。「陽」明也。⑧「慳」（音慘）厲也。「淒淚」

寒涼之意。⑨「壘」（音疆）界也。謂脫離軀壳。⑩「沈陰」言在地下。「壙」同「曠」，遠也。

⑪「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翱翔也。⑫「菱」（音綏）華中齊也。「蒺」同敷。言

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⑬「雜襲」，重積。⑭「的」，明也。「容與」，從容貌。「猶靡」，

盛美貌。「縹」，輕盈貌。「飄姚」，同「飄颻」。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飄颻，愈益端嚴也。

⑮「燕」，安適貌。「淫行」，留連貌。「娥揚」，軒眉送目貌。⑯「包」，抱擁也。「弗明」，謂不知其

已死。⑰言正驩狎之時，倏忽不見，若夜夢初覺之迷茫。⑱言夫人固已物化而不能復返，惟有恍然

自失而已。⑤「靈魄之紛紛」即湘夫人中「靈之來兮如雲」之意。「執」同勢。「荒忽」猶倏忽也。言夫人之靈魄有若徘徊躊躇而不忍去者，然竟倏忽而辭去，殆以相隔日遠，勢所不得不然耶？⑥以日影爲喻，西征而不可復見。「屑兮」疾貌。⑦「敞荒」同愴恍。⑧思緒若流波之不能自止，而所存者唯有惻耳。⑨「佳俠」猶佳麗也。⑩言嫉妬闖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爲程品也。（顏師古）⑪「洿沫」涕洟下也。⑫「嚮」讀曰「響」。言響之隨聲，必常有應，而今涕泣，徒自己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顏師古）⑬「嫵妍」面瘠色也。「稚子」謂夫人之遺孤。⑭「慟慟」哀愴也。謂恃平日之相知，故但中心哀愴而無所言。⑮言仁者無待乎約誓，豈相親者反當以言約乎？⑯言死者既一去不復返，唯有申我之信，永不相忘而已。

暗示 漢代文學以賦特著，但可選者實不多。茲錄四篇（其一已非漢作），以代表賦之四體。這篇是抒情的賦，在漢賦中爲最純粹之作品，精采全在第二段想像的描寫。

三八 七發觀濤①

枚乘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倏兮儻兮，浩瀆濇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漚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

「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驛；顛顛叩叩，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旬隱旬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兮，迴翔青篴，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座沓，清升踰躡。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澌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

「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文選

作者 枚乘，字叔，漢景帝時爲吳王濞郎中。吳王謀逆，乘諫不納，去之梁。梁王尊爲上客。武帝卽位，

以安車蒲輪徵，道卒。漢書五十一有傳。

注解 ①托言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言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

說而去也。」因舉七事以起發太子，故曰「七發」。七事者，一爲音樂，二爲飲食，三爲良馬，四爲女色，五爲田獵，六爲觀濤，太子皆曰「僕病未能也。」及至第七事，聖人辯士之言，太子始「遽几而起。」「溼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篇卽第六發。②廣陵，今江蘇江都縣。曲江卽北江，今地勢已變，濤已無此壯觀。

③「邛然」驚恐貌。④「駕軼」衝突也。「擢拔」抽提也。「揚汨」激亂也。「溫汾」轉動也。

「滌汔」靡蕩也。⑤「心路」心智也。「辭給」謂充分之辭華。⑥「聊兮慄兮」皆恐懼之貌。

⑦「瀕洞」相連貌。⑧「極慮」承上「秉意」而言。⑨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緯書：「日者，陽德之母。」⑩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⑪朱汜，蓋地名，未詳。言潮勢至此，若人之心虛而力怠。⑫莫夜離散，天明即發，若有存心者。⑬「概」同「溉」，洗滌也。⑭「練」猶汰，亦洗滌之意。⑮「澹激」亦洗滌也。⑯「輸寫」同「輸瀉」。⑰太白，河伯也。河伯視蛟龍若馬而馭之，其數六也。⑱「純」專也。「浩蜺」即素蜺。波濤之勢，若素蜺之馳，言其長也。⑲「顛顛」「叩叩」「將將」皆高出之貌。「椳椳」「彊彊」皆相隨之貌。「莘莘」豐多之貌。⑳「軋」無琅貌。「盤」廣大貌。「涌裔」行動貌。㉑「律」當作「磔」，亦擊也。㉒或圍，蓋地名，未詳。㉓「荄」根也；「軫」轉也。言其初發時，根似轉而谷似裂也。㉔「迴翔」盤旋也。青篴，蓋地名，未詳。㉕「銜枚」噓水之無聲疾行。檀桓，蓋亦地名。㉖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㉗涉深水曰「厲」。「通厲」猶言通過。骨母，疑即胥母之訛。㉘南徐州記：「京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是亦在廣陵。㉙「厓」礎址也。「沓」釜沸出也。「蹠」超踰也。此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清者上升，遞相超踰也。㉚「侯波」大波也。㉛藉藉，蓋地名。

此言水勢汜濶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爲之顛覆，然後再打西面也。①「瀉」泌瀉波相掣也。「汨」密汨，水流疾也。「潺湲」水流貌。②「沈沈」「浚浚」「魚鱉顛倒貌」。③「蒲伏」即匍匐；「連延」相續貌。

暗示 這是描寫的賦，竟有許多特別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用來描寫特殊的物象。賦本有鋪陳之義，故這樣的作品，正是賦體的當行出色。

文章作法八 表現論

直觀只是一種心理的機能，它是無形的，別人看不見的，而且就是在作者的心裏，也只能暫時維持，不能留存到很久。故直觀必至依托在一種爲官感所能接觸的東西裏面，方才能够（一）傳達給別人，（二）保存得長久。這個將直觀依託在一種爲官感所能接觸的東西裏面的過程，就叫做「表現」(Externalization)。

一 表現的媒材

直觀所由憑藉以得表現的東西，叫做「媒材」(Medium)。這是因各種藝術而不同的；圖畫的

媒材是線、形、色；音樂的媒材是聲音；雕刻的媒材是金、石；文學的媒材是符號（語言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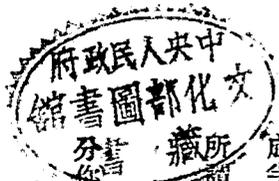
文學的媒材（符號）有一個長處，就是它不像圖畫和雕刻等所謂「空間的藝術」的媒材那樣受着限制，只能表現一個固定的形態。圖畫雕刻所不能表現的動作或變態，在文學裏都能够表現出來。

但是文學的媒材也有一個短處，就在人們對於這種符號的認識不能完全一致，因而同一文學作品對於各人發生的效果不能完全相同。例如一篇文章的音節不會人人讀起來完全一樣，文詞所包含的暗示意義也不會人人一樣能够領略。

二 表現的技巧

表現的技巧不外就是表現媒材的駕馭。這是需要訓練的：音樂家要能在樂器上表現心中的情緒，必先訓練使用樂器的手法；畫家要能在畫幅上表現心中的意趣，必先訓練用筆着色等的手法。同樣，文學家要能用文字來表現心中的情志，必先熟練於詞彙的運用及字句的組織等等。

技巧的訓練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機械的，比如學鋼琴之練習指法，學雕刻之練習用鑿，目



的全在養成駕馭工具的能力。這個階段的訓練，應以模倣為方法，熟練為標準。因為文學所用的符號，不過是一種通貨，它的通用價值全由慣例所造成，故不得不從模倣和熟練入手。

但到第二階段，就須是創造的訓練了。比如彈琴，手法已經熟練之後，就不應該以彈奏舊譜為滿足。因為你的直觀決不能和別人的完全一樣，所以你的表現也必須是獨創的。故這個階段的訓練，目的在求你的表現能切合你的直觀，如選擇最能代表你的意象的詞彙，鍛鍊最能適切你的情緒的音節。

三 表現上的唯一原則

在表現上，唯一應守的原則就是忠實於直觀。文心雕龍神思篇說：「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這所謂「密則無際」就是表現對於直觀完全忠實的意思。

表現對於直觀所以不能忠實，普通是由於上述第一階段的訓練欠缺。因為你的詞彙倘使不充，分你直觀到的那些意象就不能一一表出；你的詞彙倘使不熟練，你到臨用時候就不能調度它，因

而就無異於詞彙貧乏。同樣，你的組織能力倘使沒有充分的訓練，你的意匠就不能運用自如，因而就不能曲曲達出你的思緒。這樣的不忠實，尋常叫做「辭不達意」。

但因欠缺第二階段的訓練，也可以構成不忠實。這可以分作下列兩類：

(一)直觀上本有所欠缺，表現時不得不用浮泛爛熟的現成詞句來填補。例如劣等小說描寫書生公子，總說是「面如傅粉，唇若塗朱」；描寫一員大將，總說是「身高七尺，腰大十圍」。這是由於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對象本來沒有真切的直觀，但因不能不描寫，所以只得這麼敷衍過去。大凡這一套爛熟詞句，在初創造的時候，也許原是忠實於創造者的直觀，或適切創造者的目的的，後來因被人襲用到不適切的地方，回數太多了，這才使人覺得厭惡。例如「一見傾人城，再見傾人國」兩句形容，在李夫人歌裏本來是一個很新鮮的創造，但後來襲用的人太多了，於是「傾城傾國」就成了一個濫詞。

(二)直觀上或者並不欠缺，但因作者爲了某種目的，故意將原來的直觀改樣。其一是「摹古之病」。章學誠古文十弊（見文史通義）之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者也。嘗見名士爲人

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做韓昌黎之誌柳州也（見一冊二十六課）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未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之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做韓誌柳墓中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遊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其二是「求文之病。」古文十弊之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露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不愧於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能熟記『晝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

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始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這樣的弊病，在現代語體文中也可發見，如將滿口新名詞裝在未受教育的農人工人口中之類。』

其三是「泥法之病」。古文十弊之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予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篇中，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議，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楚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精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

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在小說中，則或拘於「布局」的成見，或必求「團圓」的結構，乃至適用所謂「埋根伏線」，「撥草尋蛇」等等之法，以致情節失真，皆可歸入這一類。

此外還有兩種，在近代文學中特別顯著，其一是爲宣傳某種主義，又其一是爲寄托某種教訓，皆可以不惜犧牲直觀的真實，因而便都可成表現不忠實於直觀的主要原因。

但所謂直觀的真實，不必就是事理的真實。例如「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爲事理之所必無，但爲直觀之所能及。這就是「直觀的知識」和「論理的知識」不同的地方。故說表現只須忠實於直觀，就是說它不能憑論理的知識來判別真否。

第十六週

三九 鵬鳥賦

賈誼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請問於鵬：「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④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⑤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⑥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⑦寥廓忽荒兮，⑧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賈長沙集

作者 已見二册二課。誼爲長沙王傳三年，有鸕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鸕似鴉，不祥鳥也。誼旣以

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悼。（見漢書本傳）

注解 ①太歲在卯曰「單闕」。漢文帝六年，丁卯也。②「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度」，數

也。③「淹速」，遲速也；謂生死之遲速。④「幹」，（音管）轉也。⑤「轉續」，相傳與也。「蟪」

（音蟬），如蜩蟬之蛻化也。⑥「沕穆」，不可分別也；深微也。⑦語見老子。⑧李斯西遊於秦，身

登相位，二世時爲趙高所讒，身被五刑。⑨殷高宗（武丁）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

作相。⊕「垓（音養）垓（音軌）」沖融無跡之狀。⊕「何足控圍，」猶言不可捉摸。⊕「夸者，」自大者。「品庶，」謂衆人。「每，」貪也。⊕「怵，」爲利所誘；「迫，」爲威所逼。「趨西東，」謂意向無定。⊕大人無所私曲，故意志純一。⊕「好惡積億，」言好惡之多。⊕「釋智，」無所用其智也。「遺形，」形自遺忘也。「自喪，」自忘其故我也。⊕「寥廓，」空遠貌；「忽荒，」飄忽無定也。暗示 這是哲理的賦，托物自解，出於楚辭的漁父。

四〇 風賦

宋玉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①空穴來風，其所托者然，則風氣殊焉。」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

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②谿谷，盛怒於土囊^③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溷滂，激揚燁怒，^④眈眈雷聲，迴穴錯迕，^⑤蹶石伐木，梢殺^⑥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⑦衝孔動楗，洵渙粲爛，^⑧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⑨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⑩概新夷，被荑楊，^⑪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憚慄，清涼增欬，清冷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

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然^⑫起於窮巷之間，堀堞^⑬揚塵，勃鬱煩冤，衝孔

襲門，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囊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激溷鬱邑，毆溫致溼，①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唇爲胗，得目爲蔑；②啗齧嗽獲，③生死不卒。④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文選

作者 宋玉，屈原弟子。史記屈原列傳：「原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稱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

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辨，招魂，凡十一篇。

注解 ①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②「枳」木名；「句」曲也；言枳樹有曲，乃有鳥來巢。

③「侵淫」，漸進也。④「土囊」，大穴也。⑤「溷滂」，風擊物聲。「慄怒」，如火飛之怒。⑥「迴

穴」，風不定貌。「錯迕」，離錯交迕也。⑦「梢殺」，擊殺也。⑧「被麗披離」，四散之貌。⑨「胸

渙粲爛」，鮮明貌。⑩「邸」同「抵」，觸也。⑪「精」同「菁」，華也。「獵」，歷也。「秦蘅」，卽杜

衡。⑫「新夷」，卽留夷，香草名。「萋楊」，卽穉楊，楊之秀也。⑬「塢然」，風起貌。⑭「堀堞」，猶

楊塵也。⊕「漱溷」煩濁之貌。「漱」惡也；「溷」亂也。「毆」同「驅」。⊕「疹」唇傷。「蔑」同「瞶」目眇傷赤。⊕「啗齶嗽獲」中風口動之貌。「啗」含也。「齶」(音士血切)齧也。「嗽」(山角切)吮也。「獲」古與「嚏」通，大喚也。皆表口動之狀。⊕「不卒」者，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

暗示 這是諷喻的賦。梅伯言曰：「居深宮之中，有臺池之觀，花木之娛，玉堂羅帷之適，豈知庶民之所居者，乃窮巷甕牖沙壤之中，穢濁腐餘之側乎？莊言之，殊索然無味；借風之經歷言之，而君民苦樂之懸絕自見，是爲神妙而不可測也。」

作文練習八

任作下列一題：

- (一)潮 (描寫散文)
- (二)落日 (描寫散文)
- (三)懷 (抒情詩)

(四) 寒鴉 (抒情詩)

第十七週

四一 離騷

屈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①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②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③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④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⑤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⑦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⑧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⑩兮，夫惟捷徑以窘步。夫

惟黨人之偷樂①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②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③。④荃⑤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⑥。余固知謇謇⑦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⑧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⑨。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⑩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⑪。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⑫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⑬長願頤⑭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薛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⑮。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⑯。⑰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⑱謇朝諝而夕替⑲。⑳旣替余以蕙纒㉑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

何博謇^①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②。賚菘菘^③以盈室兮，判^④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⑤。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憊獨而不予聽^⑥。」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⑦。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⑧。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⑨。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⑩。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⑪。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⑫。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⑬。陆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⑭。

曾^⑮獻歎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搥埃風余上征^⑯。朝發軔於蒼梧兮，

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慮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

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遂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瓊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口「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堙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

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鶻鳩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薨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櫛又欲充其佩褱。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賞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

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⑤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⑥ 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⑦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⑧ 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⑨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⑩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楚辭

作者 已見二册一課。史記屈原列傳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

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注解

○「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斗柄指寅。○「皇」父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謂始生之時。「肇」始也。「錫」賜也。○「紛」盛也。「內美」天賦之美質。「修能」長才也。○「扈」披也。「離」香草，卽蘼蕪，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僻之處。「紉」結也。○「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己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阯」山名，在楚之南。「木蘭」木名，皮似桂而香，狀如楠，去皮不死。「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曰「宿莽」。○「美人」喻君。○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惡行。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爲君前導也。○「申椒」「菌桂」皆香木。「蕙」「蒹」皆香草，卽所謂「衆芳所在」也。○「昌披」同「猖披」亂也。○「儉樂」苟且爲樂。○「皇輿」君之

所乘以喻國也。㊸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鄉，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跡也。㊹「荃」，蓋亦香草，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㊺「齋怒」，積怒也。㊻「審審」，忠貞貌。㊼「靈脩」，謂能神明遠見者，稱君之詞。㊽「數化」，志數變易，無常操也。㊾「畦」，種也。「揭車」，亦芳草名。㊿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㊽「憑」，滿也。㊾「信姱」，實好也。「練要」，擇要也。㊿「顛領」，不飽貌。㊽「胡繩」，亦香草。「纒纒」，索好貌。㊾「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㊿「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㊽「諄」，諫也。「替」，廢也。㊾「纒」，佩帶也。㊿「浩蕩」，無思慮貌。㊽「偈」，背也。「錯」，置也。㊿「攘」，取也。「詬」，辱也。㊽以上言讒人之害而將擠於死。㊾「相」，視也；「察」，審也。㊿「離」，遭也。「初服」，初時之所服。㊽「岌岌」，高貌。「陸離」，光彩也。㊿「昭質」，光明之本質。㊽以上言欲退隱不涉世患而不能。㊿女媭，屈原姊。「嬋媛」，賢淑貌。「申申」，重複也。㊿「鮀」，堯臣，堯殛之於羽山。㊽「博譽」，博取忠直之度也。㊿「蕢」，蕢菜；「菘」，王芻；「菹」，臬耳；三者皆惡草。㊽「判」，別也。㊿「戶說」，謂挨戶而說之。「余」，姊代

言。④「予」，姊自謂。以上設爲女嬃辭，勸其和光同塵。⑤「前聖」，卽指重華。「節中」，謂求得是非之中。「憑」，憑也。言聞姊之言，欲就決於前聖，故憤懣歷前路，以節中於重華。⑥啓，禹子也。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太康也。「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太康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國。「家術」，謂宮中之道。事見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⑦羿代夏爲政，亦娛樂田獵，其相寒浞殺之，取其妻。⑧寒浞子澆，多力，殺夏后相，卒爲相子少康所誅。以上二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及襄公五年。⑨夏桀，夏末帝，爲商湯所放。⑩后辛卽紂，商末帝，殺比干，醢梅伯，爲周武王所誅。⑪以上言質之於舜，而又不爲善，不敢與世俗和同。⑫「曾」，累也。⑬「駟」，一乘四馬也。「虬」，亦龍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之別名。言以鳳爲車，而駕以四虬也。「嗒」，掩也；「埃」，塵也。⑭蒼梧，舜所葬也。縣圖，神山，在崑崙之上。⑮「靈瑣」，神之宮門。⑯羲和，日御也。崦嵫，日所入山也。⑰咸池，日浴處也；扶桑，日所拂木也。「若木」，在崑崙西極，日所入處。「拂」，擊也。⑱望舒，月御；飛廉，風伯。⑲「未具」，謂裝備未具，托辭也。⑳「飄風」，迴風；「屯」，聚也；「相離」，吹鳳離散；「御」，迎也。㉑

「閩闔」天門；「望予」謂但望之而不即開也。⑤白水出崑崙之山，閩風在崑崙之上。「縹馬」繫馬也。⑥「高丘」指閩風山上。「無女」謂無與己同心者。⑦豐隆，雷師。慮妃，神女。⑧蹇脩，伏羲臣。「爲理」爲媒也。⑨「離合」媒者言辭未定之象。「緯繡」如墨繩之劃定。「難遷」無可轉移。言決然拒絕，無可挽回也。⑩窮石，山名，弱水所出。涓盤，水名，出崦嵫之山。⑪「偃蹇」高貌。有城，國名。「佚女」美女也。⑫「詒」遺也。高辛，帝嚳，次妃爲有城氏女。⑬「遠集」去遠方而棲止。「無所止」無可往居者。⑭有虞，國名，姚姓，舜之後。少康奔於有虞，得其二女。⑮以上言就舜陳辭之後，上下求索，皆無所遇。⑯「瓊茅」靈草也。「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筮」(音專)。「靈氛」古之善卜者。⑰此問卜之辭。⑱此靈氛答詞。⑲「艾」非芳草。「要」同「腰」。「蘇」取也。以上言上下求索無所遇，乃從靈氛而下。⑳巫咸，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糝」精米，所以享神。㉑見二冊二十三課註二十三。㉒「皇」謂衆神。「剡剡」光也。㉓「矩」所以爲方之器。「婞」度也。「矩婞所同」意卽能與合者。㉔呂望姜姓，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輿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㉕甯戚，衛人。

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用爲客卿，備輔佐也。

①「鸚鵡」，卽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②此言不速去則恐爲黨人所害。③此

「蘭」暗指司馬子蘭。

④此「椒」暗指司馬子椒。

⑤「椒」，茱萸，殆亦有所指。

⑥「祗」，敬也；

言不能重視其芳也。

⑦以上因疑靈氛之言，乃就質於巫咸。

⑧「精」，鑿也；「瓊靡」，玉屑也。「糗」

糧也。

⑨雜錯象牙與玉石以爲車。

⑩「天津」，東極也。

⑪流沙，在西極；赤水出崑崙山。

⑫西皇

帝少皞也，所居在西海之津。

⑬「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

⑭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西海在西極。

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舊鄉」，謂楚國。

以上姑從靈氛之占，聊設遠行之想，但終於懷念舊鄉，乃致決心「從彭咸之所居」。

暗示 運用神話傳說爲象徵，使不易表達的情緒得以表出，便是離騷的特色，卽史記所謂「舉

類邇而見義遠」也。

文章作法九 鑑賞論

「直觀」和「表現」都是作者方面的事，「鑑賞」是讀者方面的事；這兩方面的知識有相互

發明之功，論文者不可偏廢。故文心雕龍知音篇說：「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擇方美。」而且鑑賞的本身也便是一種精神的快樂，故陶淵明認爲「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是同飲酒看花一樣的賞心樂事；知音篇也說：「深識鑿與，必惓然內憚；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

一 鑑賞之難

曹丕以爲「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原因在於「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而歸根於「家有弊帚，享之千金」那樣的「不自見」。關於這一點，後來章學誠解釋得還要透澈，他說：「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文史通義知難篇）

但這還只說文人與文人之間不能相知，至於一般讀者之難知作者，自然要更甚於此。劉勰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知音篇）

何以「音實難知」的呢？劉勰自己解釋說：「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家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

若是文情難鑿，誰曰易分？」

何以「知實難逢」的呢？劉知幾回答說：「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史通鑒識篇）這是指鑑賞者的功力不同。劉勰說：「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這是指鑑賞者的性向各異。

由以上諸說歸納起來，可知要減少鑑賞的困難，增加鑑賞的效能，大約不外兩法，一是「加功力」，一是「忘自我」；前者有待乎「精鑑」，後者有待乎「博觀」。以下分別論之。

二 精鑑

知音篇說：「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規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這所謂「心敏」，就是近代批評家的所謂「敏感」(Sensitivity)。這種敏感一方面可以見情，一方面也可以照理，在劉勰看起來，情和理也似乎是混而不分的。我們由這點地方，可以得到一個

極重要的暗示，就是：我們當鑑賞文章的時候，應該運用直觀的知識，不應該運用論理的知識。爲什麼呢？就因爲文章本憑直觀而做成，故也須憑直觀去鑑賞。明白了這一點，那末鑑賞者之不分情與理，也就不難見出理由，而且有許多困難的問題，也可以由此解決。

精鑑的方法是怎樣的呢？知音篇說：「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就是分析的方法，我們在以前各篇已經應用過了。現在再用綜合的方法分層說明如下！

(一)入情 知音篇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這兩句話不但指出了鑑賞的主要方法，並且說明了鑑賞的根本性質。因爲鑑賞的程序無非就是創作程序的一個倒轉；創作者由直觀而達到表現，鑑賞者由表現而得到直觀。必至作者的直觀全部移爲讀者的直觀，方得謂之真鑑賞。

但照心理學解釋起來，實並不是作者的直觀之移入，乃是讀者的感情之移入，故德國有一派美學家曾經鑄造一個名詞來描寫這種作用，就叫做「感情移入」(Einfühlung)。文心雕龍神思篇說：

「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這也就是一種感情移入了。但再進一層，則不僅要「神與物遊」，並且要「神與物化」，就是要達到物我無分的境界。例如我們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固然要設身於這番景象之中，彷彿那落霞孤鶩就打我們面前飛過，那秋水長天就在我們周圍一般；至如讀到「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那就不但要能想像出那種景象，並且要把自己去「化作」那隻大鵬。故必書中人的喜怒哀樂都變成我們自己的喜怒哀樂，書中人的的一舉一動都要我們去出一份力，這才能叫作「感情移入」也唯有如此，才算得真正的鑑賞。

(二) 達理 這「達」字可有兩種解釋：其一是「通曉」的意思，就是去抓住一篇文章的中心意義；又其一是「同意」的意思，就是對於一篇文章所含的意識發生同意。這原不過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不同階段；因爲我們對於一篇文章的意識，是必須等到通曉之後才能發生同意與否的。在這裏，就又特別要注意到直觀的知識和論理的知識的區別了。因爲雖在達理這一步，我們也仍舊要運用直觀的知識，不能運用論理的知識。章學誠說：「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

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

（文史通義答問篇）所謂「無心偶會」，及「天機自呈」，就無非都是直觀之意。這裏所謂「無心」，不過是對有心的穿鑿而言，萬不能解作偶然的領悟，因爲直觀的知識當運用時雖像極自然，其實也是由經驗閱歷逐漸培養而成的。那末讀者的經驗閱歷倘使不及作者，或與作者的經驗閱歷不同，那就不能充分領會他的文章，故章學誠在知難篇裏又說：「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這是鑑賞上的一重極大困難，幾乎是無法打破的，就如離騷所表現的那種苦悶情緒，以生在現代社會組織裏的現代人看起來，確實不能充分的了解，就因我們現代人大家都沒有「屈原之志。」我們現在所以還能部分的了解離騷，那是全靠我們還能設身處地，假想出一個封建社會裏的士夫人階級的境地來；又因離騷用的是象徵的作法，這才使我們了解失寵於君的苦悶就等於失戀於女人。

講到對文章所含的意識能否發生同意一層，那就要引起更困難的問題了。照理，我們對於某一

篇文章既然欣賞它，那末對於它所包含的意識應該是能同意的。但若兩篇文章意識上完全衝突，我們却對它們能夠同樣的欣賞，那該怎麼解釋呢？例如李白在短歌行裏說：「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富貴非所願，爲人駐顏光。」但在少年行裏却說：「男兒百年只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這分明是兩種絕對衝突的意識，但我們對於這兩首詩同樣能夠欣賞，不見得因所含的意識不同而有所徧袒（除非是選詩的人抱着一種教育的目的。）關於這個問題，從前的文藝理論家和美學家曾經提出過許多解答，這裏不能一一列舉。其中最近圓滿的一個，就仍舊還是我們已經屢次應用的這個直觀說。當詩人做這兩首詩的時候，必定因通過不同的經驗而得到不同的直觀（就是因碰到不同的境遇而得到不同的感觸），但是這兩次直觀雖然不同，却是每次都真切的，因而在藝術的價值上不能分軒輊。在鑑賞者一方面呢，只要他的鑑賞方法是不錯的話，他就只能把作者的直觀移爲自己的直觀，不容有自己的直觀參雜在內，因而也會覺得兩次的直觀同樣真切了。

唯有懂得這種直觀說的運用，我們方才能够祛成見，忘自我，不致把自己個人一時的意識去衡

量別人的文章，因而也可以把鑑賞的範圍拓廣開去，不致爲什麼門戶之見所限制。於是，我們就又需要着第二個原則。

三 博觀

知音篇說：「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吠瀆；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詞如鏡矣。」這已把博觀的效用說得很是透澈。現在所須補充的，只是因襲和創新的關係。大凡人的趣味總不免要有幾分受因襲的束縛，對於創新的風格和體製，起初因看不慣的緣故，總不能充分鑑賞，譬如陌生的音樂，不聽慣時是不能欣賞的。所以也唯有懂得博觀的原則之後，方才可以容受創新的東西，而不致受因襲的束縛。

第十八週

四一 國風八篇

詩 經

陟蛄

陟彼蛄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妃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鶉羽

所!

肅肅搗羽，^④集于苞栩；王事靡盬，^⑤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肅肅搗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搗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⑥我，政事一埤^⑦遺我；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⑧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⑨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①雞棲于桀，^②日之夕矣，羊牛下括，^③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伯兮

伯兮^①，邦之桀^②也。執殳，^③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④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⑤護草，言樹之背，^⑥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①之，與子宜^②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③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作者 已見第一冊第三課。

注解 ①「上」同「尚」，庶幾也。「旃」之也。②「猶」猶可也。「無止」謂無止於彼而不

來也。③「靡靡」遲遲也。④「肅肅」鶉羽聲。「鶉」狀似雁而有斑文。⑤「監」暇也。⑥

「適」及也。⑦「埤」厚也，重也。⑧「敦」迫也。⑨「墉」鑿牆而棲鷄也。⑩「佻」舍也。

⑪「桀」鷄棲于杙（小木椿）也。⑫「括」至也。⑬「塲」武貌。⑭「爰」（音殊）兵器，長

丈二而無刃。⑮「適」讀如「的」，主也。⑯「背」北堂也。⑰「加」中也。⑱「宜」讀如

「俄」烹調也。⑲「在御」在手也。

暗示 試憑直觀解釋各詩意義，然後與「小序」對照，看能信序說否。

作文練習九

擬作民歌四篇，以下列各事爲題：

(一) 農民苦

(二) 飢荒

(三) 兵禍

(四) 豐年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九版

◆(47064D)

高級中學用

復興
教科書

國文六冊

第四冊定價國幣捌角捌分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者 傅東華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80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faint marking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initials.

